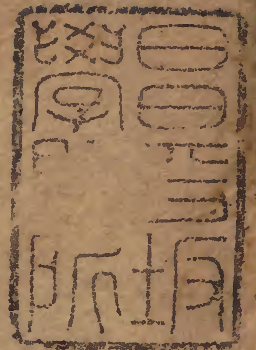


資治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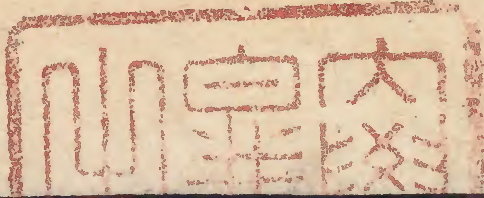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四	五	
	四	六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十三

庫文閣內	
元	內閣文庫
函	番號 漢 5158
冊	冊數 24(9)
架	函號 297 28





資治新書卷之十一月次

判語部

姦情一淫蒸類

盤獲婦女事

姦盜屠孤事

淫蒸滅倫事

強姦服孀事

姦情二強姦類

強姦機盜事

姦媾亂倫事

淫蒸類

倪伯屏

秦瑞寰

侯筠菴

李映碧

紀子湘

文太青

資治新書卷之十一月次

竊叛劫擄等事

趙五絃

庠姦敗化事

李映碧

強姦殺命事

趙五絃

姦情三 和姦類

斬姦事

周棟園

獸矜傷化事

文六青

姦殺兩寃事

顏孝敘

首姦事

李映碧

憲斬刈妻事

殺父謀估事

姦擄事

李少交

官霸妻女事

趙五絃

天敗駁拐事

周簡臣

賞審寃結事

紀子洲

打死叔命事

傳野倚

姦情五 姦殺類

因姦致

姦殺真命事

秦瑞寰

人命事

秦瑞寰

殺夫賣女事

秦瑞寰

強姦殺命事

倪三瀾

天敗叛露事

秦瑞寰

姦抄事

稽爾遐

地方人命事

陳斯徵

姦殺男命事

趙南金

活殺祖母事

張樵民

活殺女命事

趙韞退

姦殺異變事

陶康叔

人命事

陳麓屏

宋盜殺命事

盛柯亭

訂死弟命事

趙南金

謀殺男命事

趙南金

四號蒸弒事

王貽上

活活打死男命事

沈惠孺

姦情六 殺姦類

自首殺姦事

文太青

稟報事

王望如

霸賣拐逃等事

趙五絃

地方人命事

陳斯徵

姦殺子命事

趙南金

姦情七 雜姦類

趙我唯

謀殺事

周椽園

人命事

芥子園

妖亂橫殺事

秦瑞寰

姦情八 誣姦類

姦殺女命事

陳臥子

逼姦寡媳事

顏孝敘

服姦滅倫事

顏孝敘

勢奪大宛事

張蓼匪

污讐黑冤事

竹淇園

通姦事

翁維魚

勅斬淫豪事

張梅蕃

急救女命事

資治新書卷之十一

湖上笠翁李

漁菟輯

姦情一 淫姦類

盤獲婦女事

倪伯屏

張四以人奴上丞主母某氏復進其同類相與宣淫且共挈以逃氏偽為男服非巡司之詰不幾漏網乎致宦父以氣鬱隕身士夫以含羞祝髮而淫婦乃投繯焉即寸斬張四不足謝諸人恨法無可加耳

姦盜屠孤事

秦瑞寰

某氏生有三子不能安室而與兩臧獲為伍不戒卧

楊之搜翻為淫奔以暢慾未亡人之舉動若此乎氏與王有雖遭冥誅採芹即楊下人也斬以謝主誰曰不可

淫丞滅倫事

侯筠菴

品莫嚴於士行莫醜於淫况上丞之惡律禁詳切豈以列名膠庠而可嘗試者洪丙生名厠儒林儼然士君子之號顧通姦祖妾至於懷孕無忌有醜面目視人同極即曰讀書不讀律而墻茨中葍之刺亦冥然不聞與前憲斥為衣冠禽獸憲臺駁謂地方有此殊屬不祥皆深惡而痛絕之職又何敢代為請命但按

律議法五服之外則杖蓋親以盡而法漸輕先王好生之德與懲惡之典並行者也王氏分為祖妾則已甲親越五服則已疎惡惡則誅意行法則援律禡於杖懲似足蔽辜見奉院檄祥刑相應呈請祝網姑開一面者也

強姦服孀事

李映碧

高之甲者乃高某姪而季氏則某妾也之用以猶子之親時出入某室內季氏亦孀也豈若叔侄之携妓東山而野花可以共玩者乎適其遠行季氏獨處之甲垂醉暮往季氏聞勃窣有聲且疑偷兒至矣逆披

衣起視則之甲也於是呼捉姦賊而之甲始棄鞋走
今取季氏手中之鞋俾坤入以足承之則足踳踳如
有循噫不知足而為屨何巧合也有此為券盜儻何
辭本當從重究擬念其所到之處去季氏卧榻尚隔
空房一間猶可藉口以寬其罪從輕擬罰亦云幸矣
乃之甲猶有飾辭乎則試問季氏在也汝何為而入
姦情二 强姦類

强姦機盜事

紀子湘

審得某氏夫故子穉往依母家胡國相貼隣窺艾白
晝闖入揪而逼之色膽亦太無忌矣幸嫂張氏聞吼
驚截以得不染浼親證周耀董鳳儀勸息是難以醜
事自汚并汚人也至愴銀之說研審無據捉姦時手
脚忙亂求色不得何敢復及財耶冰霜婆婦蒙此奇
羞罪難蔽以象口堅請始開一面今而後為行多露
不卜其夜且卜其晝矣

姦媳亂倫事

文太青

看得田守成以雄狐之緩無聚麀之耻追子婦某氏
十六歲之稚齒而汚之聞控即逃訪拏半月而就執
使非情虛膽寒何不挺身昂首而自直也猶稱子婦
不謹於庖廚而燒房懼打敢為血口以誣之及審其

兩隣薛應貴張元特孔有微烟而椽未見火况王氏之奔歸在初八非初三則其遮辯不情亦明矣蓋其初求姦之見格則有所奪之翁帽可據本縣既試其項而符合者也既強姦之遂媾則有所碎之婦裙可據厥婦又見着之而扯痕燎然者也婦即日而奔歸其父見抱恨而訴之通衢守成懼罪而遯諸遐野舌既三緘罪應大辟戮此邈條之凶滌乃新臺之憤庶漁色於下者知警而人倫不委於行禽矣

窩叛劫擄等事

趙五絃

審得馬白即等一案歷審游移情態屢變縣之初審

曰盜再審曰姦盜直行職細加研訊雖平日之黨洵為夥盜而此日之舉實為行姦盜無賊而姦有據與共坐以無賊之盜而開後辯之門何如律以有據之姦而為當情之罪夫連氏一貧家婦耳携其幼女而寄養於張明之家熒熒孤嫠原無長物白即等夥黨而至何所利哉利某姓之妻某氏并其姝小四姐耳蓋某氏素有淫行惡等屢以目挑一旦乘與索某氏不獲隨拉其妹而出易地輪姦慘不可言即皆坐以辟似猶未足蔽辜但張來李居五皆已庾獄難起九原而問之馬白即朱成強姦有據律絞無辭魚小春

牛守已雖係同行而實未成姦姑從未滅至馬應瑞
參養奸黨不能鈴束禍生肘腋階此厲端固亦難免
於罪但查前後兩審並未供入同姦且各犯亦未扳
及今小四姐以已破之甌血口橫汗又何可輕信也

庠姦敗化事

李映碧

審得生員顧念勤有田二畝為郭之甲佃種念勤一
日親往索租人杳然也問之甲何往伊妻葉氏以他
出應念勤艷其色遂為入戶之挑葉氏攔阻之餘遂
至揪喊于是叔姑胡氏徐氏踉蹌而至一雄不敵三
雌念勤始有裂冠毀髮之辱矣之甲之控豈曰無名

不必遠
引古人
卽以所
愛所慕
者媿之

葉氏村姑貧婦而有烈女子風據徐胡二氏口供謂
其蟬噤不甘幾欲自縊曰吾頭可斷吾身不辱也該
縣捐俸之獎誠足示勸彼念勤者鬚眉丈夫也得無
悔其移步之錯而有愧巾幗之錚錚者耶罰穀示儆

強姦殺命事

趙五絃

審得仲向道烏獸行也與陳某分屬翁塔其繼岳母
孫氏年雖少艾猶之乎母也輒敢同隙凌犯裂衣強
姦以致孫氏飲恨自盡傷哉孫氏有古烈婦風焉上
淫曰烝明干無上之條強死曰厲幽有難消之憾所
當遘極以正人倫者也

卷十一
姦情三 和姦類

斬姦事

周櫟園

審得富民翁懷泉廣債蛟川馮某則兵捕而開張米舖者也有妻某氏婉約多姿時露風情與懷泉締拜義父眼下心前久訂桑中之約矣懷泉之抵郡以為東道主亦曰此銅雀別館耳而在馮某且以是為奇貨可居也察締拜以客歲六月馮某適有東甌之行其天假之緣耶抑某自識為眼中釘拔去以予二人之便耶昔何以和今何以捉夫懷泉固賈人也惜玉之心不勝其惜金之心所以來二十夜之叫啤耳王

美觀之燈炮陸敬之保證懷泉即百咏何辭哉而某猶激切欲休此婦以洗穢濁之名試問捉獲之時胡不鳴官而須之次日即云置酒憇息因榻鼾睡之恨豈杯酒可消者哉亦從前知情之一證矣懷泉設財漁色馮某賣姦詐稟應分別擬杖

獸衿傷化事

文太青

柳木源以章縫之流輩而收他人之棄妾為專房詩書居然掃地矣至令失鬪觀之女貞而為桑中之奔長可嗤也張氏之無良竟抱愧於鵲鵲據其素行應蒲鞭之辱姑免決杖留可嫁之門雀收贖而歸其父

二語更辱於浦

姦殺兩冤事

顏孝叙

沈繼文中年乏嗣娶妾延宗詎某氏之不端不畏行之多露若孫子柏藝業裁縫乘機贈芳謂織織女手可以縫裳遂致嗔彼小星甘與同夢律以和姦亦復奚嗟

首奸事

李映碧

婦人以淫獲罪者惟艾氏差可原蓋緣伊夫蔣成坐毆死人命擬辟則一切饋粥之需非艾氏誰任哉夫家既無舅姑伯叔已家又無父母弟昆嫁人乎則夫餒潔已乎則已與夫俱餒於是以致逐水之苦情為點

金之神術此里人周全所以私其妻而飼其夫也胡全族弟周黨涎艾氏而謬希朋姦艾氏拒之亦曰一之已甚不可再耳若何為黨者遂以姦首也今召艾氏廷質則兩淚垂頰若不勝情謂恩莫深于夫婦而痛莫切於飢寒嫁人不可潔已不能只因心苦以致身辱爾時問官聞此亦慘然色動謂艾氏處此奈何若使蠅螂之穢飽改為玄蟬之潔飢義也而非情矣于是代此婦謀令書其事於衣鉢以持沿門之鉢夫乞之為名賢於淫是或一道也周全淫而不義周黨如而不情應分別杖懲艾氏已經薄治合免的決

憲斬刦妻事

審得宋敬者已故銀匠周某之徒而沈氏則某妻周氏則其女也先因敬以師弟故出入某宅心誕周氏之艾謀納為小婦適某以疾故遂假助衣為餌且出銀三兩賃沈氏之宅以居蓋將賄母以通其女也然敬與周氏年齒遠甚引禿鷲以耦乳燕彼沈氏者非眼內無珠直目中見金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非沈氏之縱而誰縱也迨網繆既久遂欲以鵲橋之偷渡為鴈幣之明將同族英十等摩其聘物亦正理也有同姓異族之周士龍因聯膝薛之居硬主秦晉之好

合謀英十勾徐永之子徐一以配茲據敬口供謂一非娶也搶也夫以數十人往而盛其擁衛則亦慮敬有競婚之謀其實為娶其迹似搶耳茲召徐一而質則翩翩少郎而敬頗有戚施狀乎况彼周氏者迎新有同覆水婦媵舊不作賣餅妻業耦一三載生子一人矣若令宋徐兩家兒俱呱呱公庭不獨兩夫之間難為婦抑且兩子之間難為母今宋兒已死惟徐子在合斷歸徐一完聚仍于徐一名下量追銀六兩以給宋敬若敬之隱姦為聘欺矣姑念言雖不實事屬有因其以淫夫為出夫也一杖有餘愧焉

殺父謀佔事

嘗得戚季戚仲。雖遠族弟兄。然同姓不婚。此禮相傳已久。無容假借。戚季頗無冠玉之美。竊效陳平之風。先年與仲妻某氏不顧宗盟。輒恣野合。固已貽相鼠之譏矣。未幾戚仲物化。氏改適他姓。未幾其夫又物化。季與氏藕絲難斷。暗擬續膠名曰膳寡。恤孤實遂前盟。夙好十數年來。氏爲之共起居。主中饋。曰非夫婦。其誰信之。氏子某年已長成。而聞妻藉艾。緘藉藉人口。烏能無榭盡。西江之恨哉。斷着子母移爨別居。其原交產貨限于三日內清還。若揚滅倫越理。本宜

深究。姑念此婦已經改醮而服制又疎。杖有餘辜。仍罰造浮橋船二隻以滌其穢。

姦情四 姦拐類

姦擄事

李少文

嘗得臨川生員何可進。金谿監生谷嗣歐。俱薦紳子弟。而締葭葦之好。何男谷女。居室有年。然谷氏佻而何子應明。慙恚是怨。耦也。緣嗣歐第三女嫁李會。乃生員李泰之兄。應明婦數往視妹。遂與泰通。去年八月。泰誘谷氏。并其幼子私奔。比何谷兩家告發。泰略無慚悔。携至會城。潛匿朱好十家。已踐桑中之期。復

動扁舟之興。臨川化爲臨邛。而廉恥。羨倫俱爲掃地。矣。及就質南昌。詭出休書婚帖。指李祥爲媒證。無論宦門子媳。必不以分鏡易銖兩。卽有之。有不稟命於父母。及夫翁者乎。有妹爲兄妻。姊爲弟妾者乎。今鞠本夫應明。而應明不認鞠。可進嗣歐。而可進嗣歐。不認鞠。李祥則原名張雲衢。僦居李泰庄房。迫於勢脅。令其頂名赴質者。淫狐雖善幻。其能遁形於光天化日之下乎。真西江一醜行也。禮著聚麀。不謂咸里之牆。有茨。詩歌有鼠。共知公族之子。無裳婦。慚咏雪之家。門士愧春城之麗藻。谷氏誓着親父。收領其離合。聽之本夫李泰。旣不齒於衣冠。決難容於名教。所當先行祝革。仍以和誘之罪。罪之庶足以正風化。而植防維者也。

宦霸妻女事

趙五絃

審得張士仁姦拐某匠之妻。鄭氏情罪顯然。無容再議矣。惟是鄭氏當敗露之日。携女而遁。人莫之知。洵有不可解者。復拘士仁嚴刑拷鞠。若不招承。責役搜拿。終無影響。豈士仁之覆。匿偏工。而某匠之根。尋獨拙耶。蓋鄭氏淫婦耳。人盡夫也。去蒂之花。隨風逐浪。旣已忍拋琴瑟。何難再抱琵琶。濮上桑間。桃僞李代。

固有之矣。今嚴比原差。復投無踪。甘結在案。誠恐有稽憲件相應。仍照原擬。追斷給某匠銀兩。以完其配。棄婦鄭氏。俟緝出另結可也。

天敗夥拐事

周簡臣

審得沈氏之子。用禮聘某女為童媳。年已及笄。家徒壁立。夫又抱病。某女之一枝外折者。竟逐飄風於陌路矣。據告同莊楊氏。指伯周應鳳拐遁。伊家轉賣瓜州。及吊應鳳質審。則愚蠢實人耳。姿非擲果。俠非押衙。能携此女以遁乎。且周與沈相去半里。兩間草房內外。洞見如琉璃屏。迺云窩頓十三日。何比隣之皆

葬替也。而楊氏之首應鳳。亦自有說。應鳳之弟。以六月死。而楊氏以九月嫁陳國顯之先姦。後娶已瞭。眸前矣。據訴弟在之日。楊氏業已有私。乃今魂牌未化。遽抱琵琶而過別船。不以急乎。尤可恨者。既諧燕爾之新歡。猶喚鵲橋於舊阻。而遂以妾首為報復之計。幸天改各服其辜。此案乃從別題。翻出豈應鳳之弟致死。有因人立之啼。其以是為昭雪地耶。茲娶服婦本應離異。念應鳳庸領此婦。以擇配又增一番業障矣。姑斷銀十兩。以當醮聘。一杖示儆。其沈氏之婦嚴緝另結。

賞審究結事

紀子湘

審得王仁八梓人也其徒方超五從之學規矩而超五之兄方超一以縫皮往來仁八之家去年十月間仁八生理建昌留其妻某氏于室超五乘機誘竊復以其兄超一暨超四為外應買舟共逃仁八入其室不見其妻矣比控縣差緝隨獲某氏超一于建湖超五遁焉夫李氏淫婦人也超五弟子之至無行者也輪扁授斷技未至于成風桑濮要盟事豈同于奔月扁舟烟水連湖果五湖哉羅敷有夫野合非好合也合依和同相誘律超一減等擬徒某氏收贖斷令月

八領回聽其去留超四超五照提另結

打死叔命事

傳野倩

某氏性同狐媚行類鶉奔王華一乃族姪之悍奴甘與淫亂及華一之毆傷厥夫某也若氏不知情何以厥夫未歸預返親舍以避之耶既一往而不顧又屢接而不回尋改木蘭之故貌作臨邛之夜亾棄靡燕猶棄徹屣矣逃磔就絞尙有餘憾

姦情類五。姦情類。因姦致死者並入此。

姦殺真命事

秦瑞寔

周卿禮法不閑。淫色是好。袁氏卿之表妹也。玉鏡之臺未下。明珠之贈杳然而深入。孤闈強借鴛侶。氏之貞心匪石。卿之色膽如天。縛手逞強。喊聲驚遁。跟蹤失履。休云好事難成。踟躕悲鳴。自分投環一死。香雲素紙。足以明氏之志矣。卿斬允監候。

人命事

鄒濟妬姦冬嫂。謀殺張宜。鎗拐遞加橫屍田畝。淫人之兇若此。哉。彼乘涼捕魚者。既有確證而同行之目。

擊更宜矣。畏途殺人起於衽席。風流罪案閱數十年。不結何也。速決爲快。

黑慘事

大都謀殺之事必有所因。李玉與吳僕張某本無夙讐。與某妻周氏絕無夙好。非怨非姦何因而謀之。况王之娶氏藉李蓮爲媒。借妻舅家成婚。當時曾有受禮之人。未見有陰謀強奪之跡。何自某運官京回。忽興姦殺之狀。携婦而逃。亦其避勢之恒態。乃竟因此而煅鍊成獄。李玉論斬。李瑞且瘐死。不知讞者是何肺腸。恐李瑞不能默默於地下也。今質原告之吳福

名是人非。明供爲運官所使矣。周氏供稱運官避亂其家。挾之投靠。收入內房。使用翻似。運官先姦後奪。夫死改嫁。不能忘情。故隨氏所在。則必有告而深入。以至於此。仰刑官虛公確審。力撥數年黑障。速解報。

殺夫賣女事

丘黃泉猶存心。淫惡無忌。欲占王某妻張氏。遂與張經弼計誘合夥。同賈河南行至僻野。而一持木棍。一持扁擔。突然攢擊。斃不移時。魂慘至此。天日爲昏矣。且欲滅其踪跡。埋屍荒野。姦其妻。斃其幼。女併姦其大女。而轉鬻於李翰林之家。窮兇極惡。未有如黃等

之甚者幸氏賺至河北鳴冤就擒一經推問供吐如
畫依律擬斬猶有剩辜張經弼未正典刑遠服陰殛
三尺之法不得加於夜臺有餘恨也歎家陳一德以
不知情免議小大姐應歸張氏驢二頭變價給主

強姦殺命事

歙縣 倪三瀾 詳符人

審得呂敬以訪姦肆淫窺輪夫鄭某為葉姓之奴其
妻章氏生也賤少而有姿又復单居獨處每于霜朝
露夕以雇轎為名直入其內室而逼之不意烈婦之
性湛如也拒之不得遂自縊焉據敬訴稱被姦二年
繼而自悔又云婦非良家何用強逼去賤其人不必

賤其性即使素行不可知此日之死是死則一日之
貞亦是貞而况年纔十九兒止三週非決絕於義不
復生何忍上棄良人下捐孺子而屬尸雉經并棄其
身如脫屣也遠近之人見聞嗟嘆無不欲食呂敬之
肉者尚敢逞其辯舌誣為和姦又誣葉前為冤對謬
思嫁禍移災分其罪干風馬牛不及之人乎斬抵以
慰貞魂斷斷非枉

天敗叛露事

秦瑞寰

周大望有妻誨淫有財誨盜嫉姪內弟皆蕭牆中人
猶不知憂乃一旦發韓氏戴剪之奸不早為之所致

韓正明糾趙敬泉合謀以致身死屍埋設無申理之人不終寃沉夜臺哉乃昭昭不爽銀杯諸物以婦人得之亦因婦人失之誰逼莊氏令其抱贖出首正明等死無恨矣監候。

活殺祖母事

錢塘 張樵民 諱文光 祥符人

胡元為周國祥侄孫因出繼而改姓周氏身為白捕窺殷實可啖之家即誣以賊被其害者不知幾何人矣然猶從財帛起見也迨富而思淫瞰國祥之女愛貞少艾欲騙之為妾遂誣叔祖以盜毆叔祖母楊氏以夾槌而脅姑以歸強姦肆志楊氏以傷重縊死焉

茂理漬偷百惡具備斯亦能言之禽獸無心之虎狼矣即寸磔以謝三人當不為過而法止一斬恨無可加耳速之為快

活殺女命事

趙韞退

錢科保行同狐媚性本豺狼與陳合浦雞奸成好仰食其家私通劉氏合浦既為代聘完姻自當各宜家室乃因某氏惡其分愛日加窘辱遂甘心手刃其妻傷哉曾氏以未彌月之新婦何罪何愆立殞兇頑之手更可恨者科保取刀于某氏牀頭某氏恬不勒止且以兩可之言激其一往之氣奇寃慘變總一淫妬



之心所使也。科保故殺無罪之妻。絞抵曷辭。劉氏律以通姦尤屬輕典。應照同謀毆人至死。雖不下手。及同行知謀。不行救阻者。律杖一百。陳合浦卧榻之側。客留匪類。淫妻悍癘。憤然弗知。變生禍作。猶代之刺血伸冤。并加杖治。以儆非夫。

姦殺異變事

陶康叔

湯策三茂兄盜嫂。麀聚宜淫。人道已同於馬牛。餘肉應棄之狗彘。雖中葶之閑。俚得叔以解紛。而人延之羞婦。遇姑而增赧。戈氏既甘心於經瀆。策三宜畢命於投繯。

人命事

妖僧許喜然。倡教白蓮。愚民煽動。衛勝八方奉之。為佛而某氏旋謂之為夫矣。鋤飛西蜀。携來巫峽之雲。履竊東牆。攝人摩伽之席。愛河溺性。怨魄先沉。火宅焚軀。冤骸被燼。傷哉勝八。媚禿首而斷其髮。妻信符水而沒其生命。依沙門而得其火。莖果報若斯。邪魔亦可畏哉。有因姦致死之正律。無煩謀殺之深文。速決此髡以填冥獄。

案盜殺命事

盛柯亭

符持六獸行禽心。竊姦佳婦。而某氏則名門麗質也。

設當其亦挾之時蚤以尺組謝之推玉顏而留水骨
不亦薰蕕不同器乎失身塵聚蔓草留連比貞母抱
憤投繯淫牝亦當捫心愧死乃纔歌室遠又續鸞膠
姦所再獲而自經終不免焉噫盛服豈足掩其羞沐
浴何能浣其穢耶持六卽甘爲氏死如母命之非辜
何斬不蔽罪

打死弟命事

兩鰥而姦一婦必殺之道也周敬三通朱廉之妻兩
約雲期自矜奇過孰知披其帷先有南八在乎慾火
與姦心兼熾卷脚所向而南八無生矣一死情一死
法天道禍淫如敬二者又淫報而兼殺報者也

達州刺史毛南薰諱質南鄭人

謀殺男命事

樓高十一以屠伯而恣淫竟唐滔十五以巫師而挾
佳麗情迷目送強弱相凌某氏已處難全之勢矣迫
成姦旣久而滔十五知之叩門驚遁復以聲訟促其
謀瀘溪之經課方完葛嶺之刀鋒尖起况粹髮有樓
籠十六而高十一隨扼其吭制其命彼咽喉顛頰與
利刃相攫巫師雖善祝不能生也傷哉某氏縱不與
聞固當爲法受惡幸首殺有父證淫有姑則斬絞非
奇二犯亦甘爲情死耳

四號丞弒事

王貽上

看得居軒姦殺並行神謀百出。慘令居某之一門貞淫同盡。髻鬣不留者也。向因某父弘道托孤於軒。軒遂入主家政。與寡婦某氏通姦。并及其長男之妻陳氏。有僕劉二汗。遇於姦所。令之同亂。墻茨不掃。閨中鼎沸者久矣。既而居某娶妻向氏。淫婦不容。獨潔姦夫意。在兼收紅褲。贈作縑絲。先鞭誘引。後進向氏志。矢靡他。歸家一年不返。從夫義無終絕。再來數日。云亡。灼以沸湯。叢以拳棍。二汗受居軒五金之托。重以主母之同心。可憐貞婦向氏。不逾時而殞命矣。某氏

絲自縊於親死孝者。惟母言是聽。不窮詰也。及氏父聞訃而往。見屍有多傷。合之道路之口。烏得無告。告而不及居軒者。畏之也。軒本憲役州道。二詞俱弔銷。彼優爲之。迨軒請集鄰族。欲昇向氏棺。始有居習文者出而阻之。因告軒。悉發其奸狀。訊習文之父。卽弘道。祖期功之服。義不容累也。歷審以來。各持一見。爲之出入。卑職一審。再審會審。獨審及憲臺親審。得其情實。核以屍圖。命確姦真。重以倫分。擬居軒斬罪。猶恨限於法。劉二汗同斬。有以原其情。何則。若論二汗姦兩主母而殺其一。應擬凌遲。但挾之以不能不姦。

處之以不得不殺之勢者皆居軒也斬為允協於軒
與二汗既重則二化不得獨輕某氏沈氏以姦殺並
論法也尤可異者某氏以家事賴軒主持獻其身以
酬勞令為媳者亦與之姦從者偷生拒者立死何等
威福今某氏子為母請命孝治者不忍入之以死而
循法者似難予之以生况一經失身之後向氏死於
毆長子死於訟其呱呱襁褓咸不能生某不言母過
而但言嫂姦且云母子之子皆危斃真令石人墮淚
也此淫與殺之一案無容議矣由是而及打點鑽營
種種賊穢云云俱耳不忍聞口不忍齒但無確據不

可懸斷惟賊交對手斷在居近樓居軒名下追還給
主居軒劉二汗仍照原擬申氏改擬姦律依期親滅
等流罪居近樓仍杖張氏以淫之為禍大矣哉一婦犯淫滿門屠戮改
流為斬不敢於法有縱若夫子為母乞是在憲臺法
外施仁或可寬其一綫耳

活活打死男命事

太平沈惠孺諱迪吉

王良玉之毆打鄭仁固人所共見特鄭仁之死實不
死于案內之毆而死于案外之毒不死于讐家王良
玉之手而死于已妻丁氏與姪鄭奇及舅丁好兒之
手也丁氏與鄭奇通姦仁知風而前拷丁氏且有必

殺鄭奇。然後甘心之語。鄭奇逃匿鄰村。久而不返。某日鄭仁赴集。偶遇怨家于狹路。乃以他事結讐之。王良玉也。彼此交攻。適良玉之弟良珍在。亦揮拳助毆。仁遂于當夜畢命。此仁母王氏所以有人命之控也。在良正自揣。殺人抵罪。王法昭然。絕不疑其有別故。兄弟二人。遂不待刑訊之加。而自分首從。甘認抵償。聽斷者至此。自不復于抵償之外。別尋枝葉矣。此丁氏與鄭奇輩。得以漏網。經年有病而莫之發也。卑職展轉是案。獨疑其被毆之後。猶能獨自歸家。歸家之後。猶能飲酒吃烟。似非狼狽大甚者。何以能死且死之。若是其速也。及問臨死之聲音。考屍單之顏色。聲音則滿口叫號。顏色則遍體純青。其為中毒也。何疑。因密訪鄭仁家事。始知原有中毒之言。且聞丁氏身。旁別無臧獲。止有一第。名丁好兒。遂疾提致官。與眾犯隔別嚴審。給以王氏口供。云藥死鄭仁。由于丁氏。又給以丁氏口供。云毒死是真。但毒藥出于好兒之手。好兒聞此。遂張惶失措。急辨曰。此事與小的無干。如何倒說是我。夫有無干。則有有干者矣。于我為倒。則有干人為順者矣。少加刑鞠。則鄭奇之畏禍生奸。與丁氏之乘機下毒。并好兒迫于至親。不得不為助。

惡之事皆和盤托出矣復訊王氏何以舍毒死不告而告歐死則云初亦疑其中毒祇緣恨良王之深故一口咬定不欲使他人分過耳且欲賣丁氏得金為養老計是以隱忍而不言慮其無售主也訊讞及此實有鬼神指使其間非卑職片言所能折也彼三犯者亦自良心勃發皆俛首甘罪而不辭矣人命重情前後審異卑職不敢擅專理合具由連人解奪

姦抄事

嚴州積爾遐謀承福司理

余某一案凡經五讞或出或入迄無定招職奉駁批層層推勘則黃麗中之因姦而被毆因毆而致死其情事固較然也當其入室和姦時已昏暮母吳氏鍵諸內令余春狗以告某某從外歸逞忿力毆而麗中且俯首就縛夫使以爭山為洩怨計也豈能推而內之胡氏之室既鍵之且毆之且縛之能禁麗中之不叫號稱冤乎且也詰且并縛其婦以鳴官亦既彰明較著播揚於國中矣果春狗以挾讐之故令某指姦以圖之則當黃族聚眾而要諸路何不昌言問罪於

余乃甘心隱忍而負傷以退也。犯據供麗中與春狗爭山。今其事由春狗發難。是矣。某獨何心。肯無端自斃其妻。竟以其妻為春狗雪讐之藉。哉。是麗中之越七日而死也。謂死於毆。則可謂非因姦而致毆。則不可。獨可議者。姦夫既獲於姦所。則宜并姦婦而駢。亦之。此烈丈夫事也。乃計不出此。麗中已就拘執。則豈復登時殺死。可勿問者。顧不執送之官。而擅殺之。致命乎。在某。嗚。嗚。置辯。謂曾縛麗中。赴縣。而中道失之也。謂其父。即日。以姦抄控縣。亦明知麗中身負重傷。已預白其子。非無故而毆也。然檢出尸傷。纍纍。非死

於官府之柙。楊而死於私家之毒手。非死於姦婦同時。並殺而死於拘執之後。留姦婦而毆殺姦夫。則麗中雖有自殺之由。而余某難遣。擅殺之律。按律徒懲。庶無枉縱。春狗雖係同謀。實非共毆。合議減等。坐杖。再查事經屢赦。各犯應照例開釋。其黃麗中久暴之骸。復經檢驗。或量斷某出銀六兩。給金鑽領埋。結案。是又在憲臺之仁行於法也。

急救男命事

浙江張慧燦詩
山西人

姦夫之死於淫者。難更僕數。類皆自作之孽。誰其惜之。獨何某之死。令讞者有遺恨焉。何某為世宦苗裔。

詎肯以色事人。祇以陶某多方哄誘。且令繼室麻氏。以叔事之。何某墮於情而迷於色。遂致失身。乃某既以艾妻為餌。又吝不使吞。致兩相愛慕。而形於筆札。亦其不得不然之勢也。某疑忿填胸。置毒於餅。令食者越三日而殞命。何其律於待已。而刻於繩人也。傷証既確。律抵何辭。

姦情六 殺姦類

自首殺姦事

文太青

張守祿私通侯節之妻楊氏。一乘其夫之遠出。一乘其妻之他往。私申申葺之好。敢為同夢之甘。不虞侯節之夜歸也。小家門扉一推而入。兩人猶在睡鄉也。侯節怒氣填胸。投槌而撻之。登時畢命。保正隣佑之目睹可據。及委官就屍所而驗之。下體裸赤。不挂一絲禽獸之行。死有餘憾。侯節編氓而有不可辱之氣。本縣錫紅。示境內以寒淫奔之膽。

稟執事

王望如

竊得藍寅同妻某氏之殺林邁環也。不起于暮夜之姦淫。而起于操刀之欲割。使某氏聚麀情篤。終始不露一言。則藍寅先觸其兇鋒。已為盜魚案肉矣。邁環因姦而起。殺人之心。人未殺而已先為人殺矣。自



作之孽。人乎何尤。但藍負夫婦知負夜打死之條。不請移屍他所之律。薄杖不枉。林邁禎不思姦殺情真。輒敢借命誣控。並杖何辭。若某氏者。照律應發官賣。但念後此悔心之萌。益信前此強從之實。始而包羞失節。繼而仗義殺警。可謂淫而俠者矣。應令續膠無煩分鏡。

霸賈拐逃等事

趙五絃

審得鄭加禎一案。該縣初招。引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之律。歷審皆照原擬矣。仰遵憲批。復取律文。反復斟酌。誠有未膺合者焉。夫夜入人家。

以之為姦。安知其非和也。以之為盜。安知其非竊也。和姦竊盜罪。不應死。而何以打死。勿論。蓋以其為登時爾。倉皇急遽之頃。慮其手有兇器。外有黨援。稍一遲之。則禍必及已。若其既就拘執。即無擅殺之條矣。查律妻妾與人通姦。本夫于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蓋姦夫姦婦本夫殺之。實為應死之人。該縣不引此律者。以係姦拐之後。捕捉而來。非姦所非登時也。姦為隱情。然殺之必于姦所。不則恐其圖賴。本夫之殺為義憤。然殺之必于登時。不則恐有別嫌。造律之意微矣。哉。今則姦夫姦婦拐逃被捉。雖

非姦所猶姦所也。先以拐逃遠去，莫能踪跡，忽然見面，怒氣激中，雖非登時實登時也。相應引用捕凶條內，應死擅殺之律，庶情與罪兩得其平矣。

解審事

審得劉華之殺羅八所持者，非姦即盜之說。初讞者寬之，亦徂于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死之律。但律之本意全在無故登時四字，蓋無故而來，恐為奸人刺客，少一緩縱，則禍反及已。故登時殺死，可勿論也。今羅八鱗傷遍體，非猝然殺死者矣。兩人相格，不應如許多傷，既已多傷，不應復加細縛，宜憲臺疑之，駭之。

而欲嚴究之也。仰遵細鞫，以為盜則無贓，無贓萬難懸坐，以為圖財則圖財害命者，其設謀必陰，其行事必疾，必不相格鬪，而至鱗傷也。揣其情理，閱其前後口供，其為姦無可疑者，蓋非捕于姦所，何以赤身被戮，非赤身被戮，何以體有傷孔，而衣無鎗痕，况中夜有賊，丈夫格捕為之妻者，縱不赴援，亦當喊救，而華妻某氏反從籬笆潛遁，情已顯然。據馮可會供，羅八孟浪無妻，又常嬉戲華家，每聞炒鬧，則羅八平日之日挑劉榮之，邨恨非一朝一夕可知。已因姦婦既逃，不忍並殺，又欲借盜以掩姦名，故垂斃之餘，又復

勞觀以
為娛媮
當刑者
未必不
以為西
施從來
鍾情之
事多不
可解審
姦獄者
不得徒
泥安貌

加衣細縛此誦計也。但某氏姿貌頗陋而又堅不認姦，鍛鍊成之，不惟不足服其心，且詳玩律文，夜入人家條內，不言是盜，是姦者，蓋夜入人家業有取死之道，必與辨盜辨姦，恐奸人喫口，不惟竊人貲財，又且玷人名節，故畧之也。羅八之踪跡難名，而劉榮之所犯已確，應用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之律，庶輕重得平，而情罪允孚矣。

打死子命事

嘗得黃運典，掠人妻婢，欲售平康，誠無良之尤者也。蓋奎光因妻失節，不願領回，蓋猶有烈性存焉。後值

運典與族相詬，而奎光適與兄弟子侄掃墓而歸，其族訐揚前醜，陽以暴運典之姦陰以激奎光之怒。爾爾時有不填，曾嗔目者，非夫矣。故奎光等皆抱公忿，眾攢毆之，當場畢命。奎光雖犯其毆之條，而運典實有可死之道，初讞擬絞，論法也。恤審改配，原情也。况恩例可援，而與父國瑜又恨子不肖，遞詞攔息，相應與盛運亨等，并照原擬。

地方人命事

江寧太守 陳斯徵 詳開虞

殺人者慎，無赦。其以烈丈夫殺人者，則非殺也。慮獄者之所慎也。謝武之殺戴高，緣高睨其妻王氏，有日

得秋之
古左史

資治新書 卷十一

廿七

林子園

隣里居人皆知之未知者特武耳別詳或謂高與王無通
姦事查某月某日高自上午入謝門延及下午不去
適武還家高始從後門逸隣里居人又盡見之武始
覺遂逐高於中途揪而踢之傷其腎旋舍高返臥室
見王氏尙在整衣武怒皆欲裂毆之立斃毒手哉猶
丈夫也雖曰殺非姦所律有故殺之條然與其苛而
人之母寧矜而出之用振頰風未為不可

姦殺男命事

南昌趙南金諱 綸

韓其一與郭汝厚爭姦歡場構穿衽席理戈必圖殲
之以自快在其一固為情死而周五吉何為者偷寒

送暖之無緣設械藏械之偏毒誘賺郭汝厚於塘林
伏弩先張擗鑽役擊至沉屍伴石雖其一之行兇而
白帽前驅麻繩其縛五吉同謀且加功矣况又剝衣
攫取其遺金乎死情者既伏斷脰之辜死利者應擬
投縲之辟

姦情七雜姦類

謀殺事

趙我唯

看得陰陽位以十五妓童黃田悅其色而求與為好
觀其導欵曲於謝紅候機緣於觀劇似非俗父狂且
躁率無術者比即使前色驚餌何至焚鶴碎琴况位

果疏水無情。謂當過門不入耳。乃寂寂書齋。雙雙人
幕。丹楹春陰。夜方雨矣。而忽作正襟之拒。以惱襄王。
當非情理之所有也。且同出不歸。紅已可疑。榜疑而
越。經年。方修怨於夙訟之陰。明翼且有財買黃田。謀
殺之控。此其可疑者一也。雞人始唱。行者漸稠。昇屍
出城。見之者何止一會。天壽道事久而壽。并游移其
口矣。此其可疑者二也。榜屍之際。衣在何處。而不一
救援。此其可疑者三也。榜屍之際。衣在何處。而不一
致辯。此其可疑者四也。然則腹不脹滿。甲無泥砂。豈

豈鱗傷胡為乎。池中。以明翼情書粘傘之訢。與其母
文會不歸之供。更逗一疑。緒矣。竊恐少年場。不無如
田輩者。為之陰搆於其間。此前院應蚤有。夙夜多露
之馭也。是獄也。終屬疑團。要非鐵案。夫讞獄者。每於
死中求生。未有於矜疑可釋之人。而反予以死法者。
今蒙施祝網之仁。正合 赦欵改戍之例。

人命事

周櫟園

審得傅東之自刎。蓋自貽伊戚耳。東與王二。有龍陽
之好。其後來者。則吳慶也。新之間。舊亦人情乎。東之
欲殺欲割。已非一日。某月日夜。賺慶至家。託其寫信。

遂真二字妙絕
今之奸
龍門首
不問矣
惡矣問
逐之由
此類推
則大與
蒼蠅皆
情種也

甫揭管而稗鎚石塊交加頭額破裂血湧地東懼
罪情逼遂作短計孰意死者得救復生而生者死此
鞠之地隣之口甚真甚確者也及捕二至則巍然大
夫矣龍陽君如此長大不知逐臭者何所取而嚙之
其皆甘為情死也死難雖不在場致死實由此孽量
斷功果銀三兩追給屍親以為寡廉鮮耻者戒。

妖亂橫殺事

秦瑞寰

沈一郎以少艾行童為淫僧洪雪所屬意兩當沉酒
之後求歡不遂詈毆相加淫色之戒雪已自犯而一
詎鼓刃刺腹初非其意橫逆之來此際有難順受耳

過失殺傷情可矜也

姦情八誣姦類

姦殺女命事

陳卧子

審得胡廷象之女配施洪六為妻原詞所稱替儒無
為者也廷象非同曹公之愛才而洪六適肖丁掾之
眇目是亦女之不幸乎比廷象往來于洪六家而洪
六同居之弟施孝五與廷象屢成睚眦是釁端亦疑
端矣崇禎元年何氏產亾其去廷象之居僅四十里
竟不一訃聞死于三月二十五而報于四月初六其
報者又非吳姓乃親隣之陶時裕也以致殮不及憑

屍葬不及撫棺姦殺之詞洪六實授之以口况又有夙昔之嫌怨哉但孝五果真盜嫂也則有洪六在矣今鸞鏡雖孤鴛原自篤夫不為其妻飲恨而父穢為其女誣淫敗倫傷化俗之偷也斯為甚矣原情量科翁壻均罪

逼姦寡媳事

顏孝敘

審得何大時之與何仁安初以戶役起爭繼因魚塘角口時周氏曲護其子而又欲求勝其詞遂甘不有其躬控仁安以強姦夫淫以色動未聞芍藥可贈於鷄皮而彤管肯貽於鶴髮也今氏年踰知命仁安亦將耳順矣已覺眊眼睫不堪窺穴豈在龍鐘憊骨尚可踰墻縱感輓不愁乎屣吠詐不歡不避其子孫言之醜也不可道也大時以弱冠之年而居然抱告是母之強姦不必問而已之不孝幾莫可逃矣

強姦滅倫事

審得夏良俊無以為家見撫於夏文炳而以羅氏配之則炳亦為有恩者矣事無大小自應稟命雖區區三斗穀不問而自取長此安窮也燭加呵斥亦田唆作家之常俊即誣其子以強姦負背恩而不知法者杖之猶為寬典第俊實炳侄而氏乃炳婢以婢配侄

是任可為奴而婢堪充媳其顛倒於良賤之間較俊
罪為又浮矣亦懲以杖俾知法不可以情奪耳

勢奪大宛事

唐倫之於唐國祥財力相幫祥固未可僕視倫也倫
妻鄒氏縱為國祥所配然既已配倫又未可仍以婢
視氏也執役雖同下賤非所論于同姓之間何國祥
之不知大體槩以奴婢畜之致倫有不平之鳴也及
當訂簿見倫乃殘疾之人問氏果否願從其夫氏則
誓回借老其水霜之操凜不可犯若國祥果與姦宿
其情自密氏亦何有于倫而甘心隨之亦何忍于國

祥面甘心証之其言伴宿國祥者恐厥夫以此坐証
故不潔其躬氏故有智亦奚逃本縣之燭其微也非
杖國祥不足以釋倫氏夫嬖之忿

汚嘸黑冤事

浙江張蓼匪薛安茂
學憲華亭人

余祖舜以失館之故讐其舊主湯仁三仁三年逾四
十望一子之青其衿不營鵠之欲黑鳥之欲白移山
倒海而不可得其擇師而教也固宜何物祖舜自號
婺州名士撰寫紅梅記一段粘貼通衢汚其處女嘲
及新館之郭生員揣其胸中墨水亦止有紅梅數劇
耳試以他藝殊覺茫然欲塗他人以花面而不知公

庭窘辱已面之更花于人也犁舌地獄之設正為此
人痛責柳示外仍杖之以砥頰俗

通姦事

竹淇園 詩綺漪 滄陽人

審得了圓乃僧而悟真乃尼也了圓之寺與悟真之
菴接武適因盆蓮盛開了圓手折一枝授悟真曰作
情淨供夫男女授受不親禮也豈僧尼授受獨不朶
乎此隣媼高氏從旁私囑以通姦首也及召諸尼僧
合質則云是兩人者本中表鴈行故時一接語實無
他也然始以語接繼以手接恐浸淫不止勢將無所
不接矣清淨法壇豈應有此曖昧之事但審高氏之

控則因貸米不獲與悟真有夙恨焉故以空載月明
者為僧敲月下之控耳了圓述涉瓜李一杖示懲高
氏應杖而不杖惜其貧耳非直之也

勅斬淫豪事

揚州翁維魚 諱應光 遼東人

秦好爵以幼子如保質於盧君瑞家如保窺主人不
見竊米數升潛歸以遺父母其迹雖類狗偷若原其
心是亦前人懷橘之遺意也君瑞若敦古道當付之
不見不聞可耳胡亦潛尾而踪跡之因好爵他出既
與其妻程氏爭鬪此事之曲在君瑞也奈何忽有好
事之庄頭見事風生唆好爵以強姦控以理之本直

資治新書
者而故為曲之是真不可解耳。研審再三，姦情絕無影響。卽詢之好辭，好爵亦云事屬傳聞。乃庄頭則龍口稱姦證之甚力。夫姦情何事庄頭何人若是乎。見之真而知之確耶。其為主唆搆難挾讐妄證無疑矣。不杖何以儆刁。好爵愚農姑開一面。

急救女命事

淳安張梅菴諱一魁邑人

竊得王頌娶宋邦壽之女為妻。後買程氏為妾。綠衣黃裏。情實有偏。自是譁然於室矣。勢既不能兩全。理則有其一定。衆令留妻去妾。王頌雖迫於清議之難逃。強為割絕。然心愈忿而怨愈深。滿腔憤懣。安得不於宋氏洩之。終風且暴。有不止於譁浪笑傲者矣。邦壽不忍其女之受凌。因述之訟。據云指姦毒殺。詢之實無其事。夫中葺之語。塔不言而翁言之。是自污也。姑各贖之。使親者無失其為親耳。

故舍費之如縣者無及其然然其
實無其非共中薄之謂其不言而愈曰之其自謂也
謂不恐其丈之受其因上之知者其言對其
宋宋元始之陳風日者之公小非新其言天洪

資治新書卷之十二目次

判語部

欽案一 又職類

考察事

糾刻不職官員事

糾刻不職官員等事

軍器做壞一案

緝究逃官事

糾刻不職署官事

欽案二 武職類

資治新書卷十二目

李少文

李少文

李少文

翁維魚

李少文

李少文

斐弁事

李映碧

微臣巡歷所至事

陳臥子

微臣巡歷所至等事

陳臥子

訪犯一衙蠹類。告發附

錢文料案

孫北海

祝啟明案

孫北海

鄧昇等案

孫北海

朱應傑等案

張二瑋

余良等案

岳舜牧

褚沾舜等案

岳舜牧

殷瑞等案

王昭上

侵欺官銀事 以下告發

黃坤五

勦判事

黃坤五

藐法違禁事

張梅菴

削蠹全規事

翁維魚

憲討事

翁維魚

指餉烹寵事

翁維魚

訪犯二士豪類

童貫等案 以下訪拏

孫沂水

憲斬事 以下告發

李映碧

亂噬事

李心水

發審事

胡貞巖

訪犯三進賊類

急救奔斃超生事

郭漢李

殛蠹事

阮霞嶼

盜帑事

王望如

清查屯糧餘銀事

解石帆

通海投誠附

查獲通海人犯事

李心水

捉獲海寇事

李心水

拏獲叛犯事

李心水

泣救冤民事計二篇

蔣楚珍

海賊潛人內地等事計三篇

蔣楚珍

塘報賊情事

王浴青

匿逃

援赦超釋二命事

趙五絃

左道

斬亂事

李心水

串燒罔法事

李心水

妖術事

李心水

地方事

秦瑞寰
王浴青

妖僧惑眾等事

詐偽一 私刊假印類

出巡事

李映碧
陳臥子

捉獲假印事

假印歿民事

倪伯屏

詐偽二 私鑄假錢類

私造銅錢事

張二璋

詐偽三 私領假銀類

剪偽除害事

季滄葦

土豪事

張梅菴
趙松濤

燒丹惑眾事

忤逆

殺母大變事

席竺來

忤殺事

李映碧

殺母異變事

趙松濤

犯上一 犯尊長

滅祖殺叔事

張梅菴

逆祖殺兄等事

張梅菴

犯上二 犯官長。抗官類

知縣激變事

欺君隱稅事

趙我唯

張梅菴

資治新書卷之十二

湖上笠翁李 漁蒐輯

欽案一 文職類

考察事

南昌節推李少文諱嗣京 典化人

此獻盡美後識
 不列此
 於前不
 知後識
 之原委
 故並錄

伍之甲以明經而除別駕罔知愛鼎一味營羶已挂
 幽默之條難道科歛之律但列款多端間涉風影如
 槽糧改斛葛第洪悉已擬徒人命納賄鄧鄭九堅稱
 未有受雜職之餽濫委催徵無顯證也婪盜賊之金
 輕為釋放無明供也三審之口不移四知之心久昧
 則亦無憑懸坐矣其查追說契而乾沒銀若干給散
 資治新書 卷十二

工食而抽扣銀若干云。前招已成確案。至於捕盜其職掌也。父爲盜而用子爲捕。不行覺察。先已殺獐升木矣。又何怪衆役之橫噬無忌乎。方今聖明在宥。極意安民。顧黑吏之法不嚴。則蒼生之冤莫白。今國祗身爲郡佐。兼攝邑符。不惜萬姓之膏腴。用填一人之筮壑。兵旣譁而民復擾。殊無父母之慈。出則縮而入乃盈。尙愧有司之容。况任奸胥以助虐。易閉石以徇私。衣冠其羞。簞簋全裂。所當與捕役某某等分別。徒杖如數。究追不容稍貸者也。

而舌出官。茲土者卽行同踰。既而牛蹄之涿。無尺之鯉也。明矣。伍之甲貪人也。然未有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能快然飽其所欲者也。祗緣鷄卵之饌。不避嫌疑。遂令鶩目之錢。若爲窺視。臧估已定。追擬何辭。若謂尙有溢數。是以一年而兼數年之徵。雖欲取之。其誰與之。朝廷懲貪。雖峻論辟宜平。有者不敢曲庇。爲無上期以伸一人之法。無者必欲周內。爲有下何以服本犯之心。前斷業已盡辜。研鞠委難。重坐惟豐城縣。戶書黃堂。乘九坊倉頭葛第洪等。改斛事發。每坊各詐銀五兩。前止供五兩。遂有四十兩之剩。贓必極訊。

而始承徵憲駁之無漏矣。他若隸役下走如餒虎饑鷹。逢人則齧。情殊足恨。然追賊擬配律止矣。繫獄者或肌膚之糜爛。波連者亦皮骨之空存。窮究不過錙銖比佛。必殞性命。安見河水之少而泣以益之者乎。台照原案呈詳。

糾劾不職官員事

看得本官局促短轅。廼墮暮氣。推心任役。致鹿馬混淆。而不分束手。觀兵聽聽。狂逞而無策。攝邑符而憤憤於帑藏。交盤輒出。諱言莞捕務而泄泄於干陬。守望曾無安枕。最可訝者。東西兩河之商船。止供官

黃二吏之饕吞。迨發覺而究追。遂垂涎以點染。名爲修署。實則充囊。若剋滅於傾銷。竟爾下累。銀匠若弛。禁於屠宰。不免陰縱。捕官總之。土木爲偶。則巫覡之權尊。城社不薰。而狐鼠之勢橫。所由來矣。擬之城旦用肅官常。

糾劾不職署印等事

審得苗時中以寒壇冷席。猝代邑庖。不免見紛華而心戰矣。乃節守一隳。防閑盡倒。多賊閭實。屢讞核真。而憲駁所致疑者。則火耗之加。與巡簡張維光沿鄉之索耳。夫江省刁屠無兩本。犯卽操北海之壺。翁南

其之舌如田無禽何哉每兩五分再難溢額若維光
么麼關柝拳勇幾何而委查有二十兩之詐矣追徵
又有五十兩之詐矣此外亦無處求多唯縱盜劉愛
吾拿訪楊乘恩刑房劉福興之居間書手李逢春之
改票尚有三十兩剩賊反覆推窮乃始吐露獨念三
月署官欵跡如許內無慚於相鼠外不懼於乘驄亦
何其貪而肆耶賊照數追與張維光李愈京等俱各
論罪如律

軍器做壞一案

國家分閫固圉全於將士是賴而將士陷陣摧鋒又

揚州翁維魚諱應兆
司馬

全於金革是賴當此海波未靖汛禦方嚴開局設官
督造軍器誠重之也部院甫臨京口諸事未舉卽先
計論軍實見揚左二營所列器械率鈍敝不堪禦海
且開銷錢糧過多此督造之某官所以樹白簡也業
牌行職查看卽拘有名犯證并移取兩營以過器械
年月日期文冊會同僚案嚴加訊鞫據某自供其任
事始於十四年十二月並未大造軍器上今督修故
壞發給兩營及查對兩營冊籍亦復相同再審旣已
督修緣何鈍敝如故則云係十一年所領因禦寇
江千難於覆蓋經霜冒雨漸失鋒鏃於二營同覆手

本無異用久而做似與初造欠利者不同至於開銷錢糧查係部議定價已經漕撫部院疏請開銷過者本官之罪或可稍道但以么麼微員奉委管務儼然乘輿張蓋假冒同知名色與府廳頡頏借分極矣相應擬杖示懲但事在赦前應否原宥卑職未敢擅專仰候憲裁定奪

緝究逃官事

南昌節推李少文諱嗣京與化人

看得某官係永平府司獄當元年二月就任時園扉頽塌人犯俱發他監雖無錢糧守禦等責居然一職官也至三年正月流寇突來空拳莫禦家屬被屠身亦受創數處其去死者無幾耳此時能佩印指躬以明職守則獄吏寸符不與漢節爭先耶且妾子死矣妻母死矣僕從又死矣孑然獨存顧不若婦孺賊獲之能引決何也縱懸垂死之餘生而印與身俱存猶可藉以遣罪今試問司獄之章安在本官無所置對矣第以越度關塞之罪罪之則自永平至江右不係緣邊本犯之心不服也若止律以避難在逃本犯已經失印豈一杖所能寬如更藉口水火盜賊本犯又多在逃豈容以顯迹爲解合逃官與失印則以遺失麗之城且俾么麼下吏咸知縮篆之匪輕卽事夢相

遭毋敢偷生而一擲庶國法伸而臣節其有警乎。

糾劾不職署官事

審得原任撫州府通判程某秉性易昏居心未淨。彼力偶試茸闈適以養好庖俎無長逃謬因而喪守。彼于東鄉之署僅兩月崇仁之署僅三月耳乃積蠹某某等煬寵借叢導羶於堂上則褪躬束役之義何居。神棍某某等榜蒲構局大橫於邑中則戢奸易俗之權安在且使常兵門役亦乘考較而指騙託名關防尤為不忠至於二子隨衙輒因醉酒而閱牆外闕家教亦已全隳故有為各役所欺而本官懵然不覺者。

如給散捕兵工食之常例吏書某某等得銀若干矣。

如管修貢院錢糧之陋規門役某某等得銀若干矣。

云及放支崇仁兵餼共若干每百扣五兩前審為

書吏分受茲讞亦係本官所得總之木朽而蛀生脚響既已失馭猫眠而鼠狎嗜欲况復易投止知削鐵針頭竟委全鬲於不愛及至破甑委地尚云名節之可矜不亦晚乎雖委運竣事頗著勤勞而貽玷當官自干國憲擬徒褫職孰能寬之某某等並仍原議。

欽案二 武職類

婪弁事

寧波 李映碧 諱 清 司理 興化人

何有媿
姆等西
施之陋

審得張全斌盛攀龍皆定海衛弁也先因攀龍與全斌以他事不協開單控憲然半屬烏有先生也其實者不過十之一二耳茲提干証諸人一再詢之則動曰常例夫全斌之取于人也猶禦也非例也甚至管班之楊二王壽等恣意蠶漁而全斌竟驕子護之隨線索以默轉傳粉墨而登場以憤憤如全斌者而立軍人上恐其大事糊塗也至于千戶李攀龍亦既挺身攻全斌短矣今取全斌反唇相稽者逐款細詰亦非盡屬無是公也望媿母以掩唇而不知其自處無鹽之陋談盜跖而切齒而不知其原非伯夷之廉以斯

伯夷之
會者以
此較之
猶然尚
守

人遇全斌正堪引為佳伴奈何語語罵人聲聲自譽耶且朦朧付帖之鄭之珍亦楊二等雁行耳孰辨涇渭孰分苗莠語及此諸犯亦當相視而笑莫逆于心矣合各罰穀示懲

微臣巡歷所至事

紹興陳臥子諱子龍
司理華亭人

審得白羊坳為縣處人吉之間道阻山踞險惟藉偏師扼要一旅當關即臥鼓塞弓之日未許逍遙况補牢窒穴之時詎容兒戲是以原設兵八十名去年九月新添兵二百二十名上臺之計慮深遠矣陳一身職司統領自應加意申嚴乃受各兵餽銀一錢濫容

老弱至一百二十七名之多。曩非本院親臨委官查
點其虛冒安從問乎。方今賊氛未靖武備全單可守
而不守固屬兵虛乃有兵而無兵實繇將玩不厚責
將何以束兵如一豸者。虎帳未爛志先昏於鳧鷖。猶
跟無忌跡已涉於狐欺。坐贓擬徒乃其本律。該府以
枉法科斷從重論也。合照原擬呈詳。

微臣巡歷所至等事

審得南贛坐營邵勛質同縮。謂技遜奮。蹙無臨戎。暴
革之雄風。謬托請闕。請纓之壯志。自願殺賊報讐。數
語何如激烈。比題授額營目。擊羣醜之披猖。則誓死

先登。滅此朝食。寧煩再計。乃提兵數閱。月糜費不下
數千兩。僅自泰和之東。馮及興國之綺岡。逐賊河口
而後絕。不聞有尺寸之墜也。六月二十三日。引廣兵
至石俞嶺之南北坑。去賊營僅一舍耳。此時乘機直
搗賊必賊潰。於以撲滅無難。而反自退回寧都。不料
畏之如虎耶。然猶曰寧亦要地。預防奉有屢檄也。正
賊鋒已挫於黃牛峒。鄧同知密約本弁偏師出下流
扼其歸路。正賊草不驚魂之候。一鼓可殲。顧縮胸不
前。逾日始至。而賊已收合餘燼。過瑞金而四逸矣。惜
哉。鷓挂網而旋飛。鼠入橐而復出。避銳擊惰。全籌罔

資治新書
效於先幾玩寇貽殃開戾彌深於後至微勞難以掩
咎一杖亦豈蔽辜律以賊寇滋蔓不即發兵策應治
荒荷戈戎行庶有驚乎第本弁年資正茂使過可期
合無准與立功自贖則聖明法外之仁或不終錮其
策勵者也

訪犯一 衙蠹類。告發者亦附此

訪犯錢文料案

以平訪拏聞錄

太守孫北海
諱承澤高陽人

審得錢糧之欺隱莫甚於屯弊蠹之叢滋莫大於衛
錢文料衛書也其人偽而辯點而多機衛屯之窟穴
以身稔習其中漁獵成家饕吞致富又思為保全之
計竄跡本府糧科每以摘隱發幽清稽搜括之說取
信於官用其言亦時有効是以積威則人畏之攻惡
則人恨之放利則人忌之網不漏於吞舟誘忽騰於
通國單款纍纍強半衛事衛丁比拘審問被害有物
故者有北運未回者有矢天日而不承者亦何能憑

紙上之賊爲捕風之案乎。惟就其指證真確者言之。如餘米扣抵正徵則得銀二百兩矣。解淮先期給散則得銀八十兩矣。放運旗閏月之糧四年十金安享其饋發衛官預支之棒每員一兩。巧剝其贏以至重名之陶玄冥等則有騙退役之劉宇則有騙接帖之聽事吏則有騙或三錢或七錢或銀簪耳挖何莫非本犯婪取之實也。劉爹爹之綽號鼻祖不免噬膚。吳小官之招搖雉鳴幾於求牡總之本犯才能煽虐。衛足濟貪。羶皆不減。蠅蝦橫齧有逾鷹虎。巧言動聽。慣獻其小忠辣手攫金實行其大詐。徒擬追賊入官。吳

門子過付無據免科。其父吳萬垓不能解束杖驚。

訪犯祝啓明案

看得吏之爲蠹也。止於剝民膏而庫吏之爲蠹也。敢於盜官帑。故法獨嚴於典守。罪莫甚於侵欺。如陳留縣庫吏祝啓明。真見利而忘其身者矣。公府豈營私之窟。彼則視爲羶途。官錢豈潤橐之資。彼竟認爲己物。云總之。按以監守自盜則本犯已罪浮於律矣。贓私有據。城且猶寬。周清黨惡。應從徒擬。廖文抗侮。糧官徐勤一。徐仕六羣。賭廢業各杖懲之。

訪犯鄧昇等案

平湖縣令 吳藜堪 壽方恩 武進人

審得鄧昇之為捕快也。倏衙倏堂役已再更為昇為龍名亦兩易兼有朱勝周光輩佐之而就逐之罪遂可更僕數矣。原款除審虛不坐外其最確者則有三云他如盜振之胡富七陳倚洲窩未真而詐賊反實又若樂戶之劉才段正一事雖異而取鑑則同雖系車吏之跡互有淺深其自于城且之條殊難軒輕。

訪犯朱應傑等案

應天府丞張二璋諱武進人

審得朱應傑舊以傾鑽為業者也。金銀之氣日炫於臨爐偷盜之工手試於點鐵旋而農民旋而庫椽其攫取帑藏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矣。云橫膽濟其貪腸柔繩可以斷木險邪舞其奸智潑口可以鑠金法止一配有餘憾焉。庫書劉裕以出納而烹侵民快王朝以嫁婚而燒詐蛇之與虺雖有大小其毒害則同並從追擬

訪犯余良等案

杭州太守岳舜牧諱虞州人

審得應捕之名為彈盜設也。方謂獲一盜而民害去今則獲一盜而民害滋矣。蓋盜之線索無地不與捕役相通一逢劫掠則借緝盜以索盜之金倏而擒倏而縱百計鼓弄比及到官而谿悠已盈矣。一經捉獲

又借盜以索盜板之金某爲夥某爲窩四出網羅求其不到官而饜腹已厭矣盜尙有道捕盜者之爲盜無窮也如捕兵余良么麼下走惡未至於滔天豪橫假威毒幾流於滿地見盜則盜心生起賊而賊狀著當崇禎元年典舖余元益被劫易吳五其窩盜也張乾二熊秦八其夥盜也乃廖奉九不過吳五之房主耳几嚮是視嚇騙公行至拏張乾二而什物半屬侵漁拘熊秦八而曹顯竟遭股削貪婪是其本色鉤取則其狡謀將使一家被盜百家被累亦安用捕盜者爲念欸跡雖多閱實無幾或風影之挂陷或黨與之

波連仰體臺仁半從開釋王文廖平分贓有據並擬難寬

訪犯褚沽舜等案

審得褚沽舜海寧縣之饕好也無子而多畜義子更名爲魁爲貴爲鳳爲茂者凡四人蓋匪徒螺贏負而肖其翼飛實亦爪牙全而濟其搏噬耳先是署印李通判以徵糧激民鼓譟當時里遞雖已伏辜而舜實漏網之鯨也且乘其去任輒敢沉匿損箱究明擬配乃畧無羨壑之戒轉工城社之營寄居會城凡該縣糧米兌銀悉行攬解巧攘未饜旋廁身爲學道門皂

矣通省貢士之謁見常例先飽其貪闔邑船戶之裝糧舊規如取之寄該縣曩無省倉頃方興建土木之工未竟而舜已鑽納把頭轉賣高價約畧至二十金之多此一犯也小人而懷豁壑之腸或官或民相值總無空過積猾而識金銀之氣或邑或省稍試輒已充囊今不卽芟害將滋蔓擬之城旦夫復何辭

訪犯殷瑞等案

王貽上

看得寶應縣地小民疲原無深淵可窟鯨鯢而皂隸殷瑞韓木其亦細流之螿螿乎奉憲訪拏得三款而訊之一款云云二款云云三款云云衙蠹犯賊槩應

流徙不敢稍有區別但二犯在本邑則為首惡較之十屬之巨蠹則又瞠乎後矣且皆十八年赦前之事應否免罪追贓此則震霆之下沛以甘霖非卑職所敢擅便也

侵欺官銀事

以下告發

山陽

黃坤五

諱文瀛 承福人

帑庫之儲關係甚鉅故筭鑰之寄責任匪輕專設庫吏以掌收支兼置庫書以稽冊籍誠重之也舊例卽有久役無過一年蓋有一番之替更自有一番之清覈彼後來者不任代殫之累則先事者難容藏窟之奸若山陽縣庫吏熊贊頰從雲真通身是膽矣當崇

禎三年兩犯已經役滿仍復竄緣接管豈非漏卮敵
齏敗壤難支思爲彌縫補苴之計耶迨徹底查對兩
犯勢迫情窮能贖先逃其跡始露賴從雲侵欺數倍
於警懼罪自經今幸贖已就擒一鎰一銖其數具在
一出入其籍具在一與一受其人又具在冰落石
出較著彰明有多徵而漏報者有寄庫而擅用者有
給領支銷而影騙入已者在賴從雲名下共約三千
二百兩有零在熊贄名下共約一千一百四十二兩
有零總之皆閭閻正賦軍國亟需二犯視若家藏畧
無顧忌肆情花費任意欺瞞按無至有數千鎊法竟

無三尺殆已狼吞虎噬非直鼠竊狗偷若夫營謀接
役且以三載迷瞞者不必還而五日代庖者爲可罔
上整冠而下納履難免嫌疑行人得而邑人災誰從
究詰推其意不至窈窕須之藏而括方府之金不止
矣其罪可勝誅哉始恣其竊壑如蟻之戀糞卒確以
身家似魚之貪何態贖侯贖完日申請定衛發遣從
雲盜用官銀難以縊貸當於家屬名下究追熊昌許
富雖庫書非經手之人而盤筭舛訛發覺不蚤并杖

貌法違禁事

淳安張梅菴 諱一魁 邑宰

審得衙門之白役依草附木市虎人豺恃官崇為護身之符借幫役恣饕餮之術本縣久行嚴禁不意猶有胡道應太其人者方應武毛十老門枕溪流見有一物隨波而下於是撈而分分而不均以致爭鬪據方云野犬據毛則云虎也毛遂捏里長管五朋各以藏匿虎皮首鳴捕衙夫吾輩為政者不能使猛虎渡河出境固已有愧於心矣况此時者又非擁羣比而罹道飾文茵以興師之日魯何取於炳蔚之文而屑屑與民爭之乎尚役張武往查乃有白役胡道應太

辦之以行狼牙鷹爪於是乎無善狀矣得銀二錢五分薛布二疋又波及於王四十得銀二兩又波及於僧人如曾而縲緲之嗟嗟若輩不過衙衙命以往耳尚騷然若此使不重懲則奉堂稟者不無更甚卿間焉有寧宇哉杖懲之外仍行枷示借一以儆百誰曰不宜

削蠹全規事

審得秦鯤化工吏也昨以軍需鍊炭暨廢銅等項仰奉憲檄嚴催不得不派徵各里惟在坊者因念伺候勤勞姑行免派此出自本縣加意坊民原無舊例可

循亦非乞因可免何物鯤化等巧指曲稟免派爲名
索坊里謝銀十五兩又何物余紹祖等妄聽而公然
行賄乎本縣三載于茲何事假手吏胥若輩縱有神
術焉能隻手欺瞞今細察其由皆因目前軍需協濟
銀兩坊里已派入數內比例前事放賄免該承以試
其驗否驗則前例蠲除可免後派不驗以賍爲據可
以摘伏其奸不知前日之免固出自本縣今日之不
免亦出自本縣豈若輩所能上下其手前缺炭細務
爲數不多可量免也茲協濟軍需動輒論萬自當均
派可俾豁乎據坊里呈云自明季至今除南北二解
之外各色雜差悉蒙恩免試問明季之時曾經幾次
大兵雲集派及額外軍需而在坊可引前例乎今日
之控欲清指騙之弊則可也欲爲後日免派張本則
萬萬不能也愚哉鯤化受此廳河之私致招蜂聚之
口可爲見小利而忘大害者矣鵬化等分別杖懲其
銀雖係同役烹分亦止於鯤化名下追出作修橋公
費杖懲之外仍革役示懲

憲討事

揚州 翁維魚 諱應兆 遼東人

鄭學之父鄭登總里書也呂從達有田八十餘畝均
里之時已推入高蘭亭戶下是在六總當差而本里

之役已爲金蟬之脫壳矣奈何復以從違之祖名仍
關於八總鞠華宇戶下是一田而兩賦矣將爲
朝廷廣課額邪抑私意有所不遂而爲之也雖云父
作之孽而爲學者獨不能幹父之蠱而爲此依樣葫
蘆乎笞之以儆不法其贅開田米卽令削除

指餉烹餽事

興化縣里長楊繼武應納漕折廣餉銀兩先差王盛
行催繼差姜耀帶比兩人皆因私願不飽未免奉公
太過致逼繼武變產以應此二差者若果能自信無
他則亦催科之能役矣迨其事過痛生而有指餉烹

餽之控則知前乎此者尙有纖毫芥蒂於其中訶晉
督責者不盡從公事起見故無以服受者之心而來
今日之曉曉耳然據詞指爲白役控爲烹詐乃今對
簿之際則原票尙有非白役也審賊烏有非烹詐也
或亦知其意有所屬故律以春秋之法不誅跡而誅
其心乎從來衙役犯事有賊則坐無賊不坐爲繼武
者若果抱恨之深而志圖報復何不故投香餌預爲
今日取勝之地乎憤淺言深此訟殊屬可已杖之以
戒多事

天討巨蠹事

陳懋德於順治某年有僕婦溢死婦親控之於縣差
後胡秀行拘不無奉行過甚為衙役者料不能為吸
泉之蚶餐風之蟬藉恐嚇以賺錙銖在所不免但今
事已三年令已三易即云投鼠忌器不便控於本官
之手而後此二令未嘗不開聽訟之門乃緘口不言
直至今日而始為冷灰之復焰也其誰聽之况秀極
口不供雖有護民懲蠹之心則亦無如之何矣杖懋
德者非罪其他罪其當鳴不鳴而為事後之噍噍耳

欺君陷儒事

太倉陳麓屏諱國珍
刺史金華人

審得願行優免例有成規生員止准免其本甲原無

越甲混免之理。昔夫掛生員之名而學冊無生員之
實者則又未可引例而邀恩也。徐某于前州在任時
曾批例免之摺而方某則總書也批行而不肯入冊
或亦知其為賈問乎此非作弊也明矣。今據某所控
不煩多駁。止以兩言為斷。請某自反于心果屬真正
子矜自應優免而總書難辭指勒之愆倘或未然且
無暇深求縣冊而本州方借學冊為憑以究名器所
從來矣。



卷之十一

訪犯二 土豪類

訪犯童貫等案

審得土豪其何能自豪有豪胥為窟有豪差為朋又
 有豪宗為盟主遂岸然稱豪閭左矣如童貫聚眾惡
 於一身而書手陳鎬皂隸江昇其心腹之內連爵宗
 統鈞庶宗如澄其氣焰之外燦者也蟻行獄市烹分
 染指之甘狼藉平康霸奪纏頭之錦在樂戶之被害
 者有某某云幾無倖免之青樓矣他如借解紛而
 詐羅夢吉之多金假人命而詐羅大羅四之賣屋忿
 拘倡而詐縣差李良之三兩則貫之公行而無忌者

卷之十一

資治新書
至於盜振之李希壽訟屋之段志二又昇與錦所視
爲凡肉而吞噬不勞餘力者乎此數犯者居心如市
強鷹與餒虎相成歛怨爲山下賤並良民交怨人言
嘖嘖惡跡業已滿盈憲網昭昭罪狀豈容偏漏並應
徒擬以快人心

憲斬事

吳捨三鄞縣赤棍也先因榜蒲興濃曾經本府柳責
不意反戈以攻者轉借榜蒲爲勤詐之端也據諸人
口供每見捨三一至如虎之畏毛聞雷象之畏鑽耳
鼠需求稍不如意卽以賭首不頃刻而拘牌至矣始
而吝果繼而亡樹未嘗不追悔前事之非故此後有
見捨三者皆樂輸恐後若而人者軟求不屈乞兒之
膝霸取不持暴客之戈與之則爲搖尾之小喜拒之
則爲伏瓜之暗擊原其心非欲橫行里邑廣攫金錢
以潤屋也必饜酒肉而後反爲蜂爲蠆總求不負此
腹而已以爲一方之虎狼則不足以爲一方之鷹雕
則有餘按律擬徒亦足以懲其後矣

亂毆事

李心水

審得程俊者鹽中蝨螫也當季額互爭時俊獨挺身
具疏奉有俞旨於季商則功狗也是其簇簇而擁之

登壇者也。於額商則敵國也。是其眈眈而羣欲下石者。也。彼為俊者。獨不宜一洗穢腸而俾諸人塞口無名乎。何為綱紀。後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且於鹽之中。有私壟斷焉。今取臚列各款。逐一研質。或藏頭以行。蠅潛之奸。或借題以遂狼吞之計。其所騙二百廿兩。亦既彰明矣。以掀髯濶步之橫行。磨牙鬪爪之貪。若俊者。真所謂膽大於斗也。夫人行事無為愛我者所頓足而警我者所鼓掌。今俊之所為。真季商頓足浩嘆之時。額商鼓掌羣起之會也。合革其綱紀。仍追賊擬配。

發審事

典泉胡真嚴學會之傳
巡憲胡真嚴學會之傳

審得袁文甫者。大盜袁三狗之弟。訪靈嚴學會之傳也。其所以武斷一方。使人不敢攫其鋒者。恃存兩擣杙在耳。需求富人而不得。則通盜兄使劫之。指使貧民而不聽。則唆蠹岳使害之。試問鄉閭之間。富民不。畏劫而貧民不畏告者。誰哉。於是乎文甫之居鄉。遂無不行之令矣。然此猶謂豺狼當道。時正其張牙舞爪之日。迨兄既犯而岳既訪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卽遠策他方。猶慮風波之及。奈何。愍不畏死。猶視奇禍為福。欲壟斷於訪盜之間。哉。擇民之可食者。非唆岳

盜江案
扳賊則令兄扳盜使人奔命不遑何怪乎抱贖紛紛
咸向烏臺乞命也茲審云證既滿庭賊亦壘百按
以新法投畀何辭由此觀之其不凶之避而為緝之
觸者蓋天厭其毒若或止之以明彰燿之不謬耳

訪犯三 追賊類

急救奔竄超生事

興化郭漢李 諱啓宸 邑宰 圭海人

審得張有能定海關積棍包攬課稅與廳書縣書鼻
息相通商稅之侵應坐戴籠之名下二百兩已經前
縣審詳在案今之盼盼解網者冀引戴應兆事例耳
以贓言之籠之應追五百兩已完一百六十三兩有

能絲毫無輸殊與欽賊酌減之例不符且籠之之死
雖非鑿監然病篤保候以足服其辜矣故犯男應兆
得微憲恩今有能羈禁雖經半載偶一保出而齒爪
復動遍剝膏故復入籠如邊為解免放虎狼于定
關不知其將噬人乎抑委肉道旁而弗視乎如此大
案得脫然漏網又長幾許風聲矣且憲公鏹至二百
兩而法紀未加何以昭示地方儆戒將來此有能所
以難從寬政也

極盡事

阮霞嶼

訪犯俞則恕為庫書一十七年穴狐潛紂養虺已深

比其身爲怨的。斷賊二百有奇。又皮存骨立。昔之所爲婪賍。居貨罄費于花酒之間。計自納賍銀。僅三兩六錢。其餘非癩潰于所親。卽毒流于所惡。言拔害三四十家。奔命縲縶。而因事嚇詐。以供養其福堂之用者。銖銖兩兩。幾六七十人。瘞狗未斃。豕橫行。婺州之切齒腐心。不獨一王桂標。而桂標以青矜自護。故敢怒敢言耳。跡其同惡庫吏。應宗榮。表裏爲奸。庫書羅德仁。鷹犬爲嗾。應各代完贓一十五兩。俞則恕等。各杖猶爲未減。

盜帑事

王望如

看得孫奎監守自盜。追至數年。尚欠四百有奇。律以葦街何容再議。但歲月旣久。監比法窮。彼將視囚圍爲福堂。以敲扑爲衽席。日復一日。駢首何時。應飭該縣設法。迅結以正典刑。至徒杖諸犯。援赦已久。皆不必推求者也。

清查屯糧餘銀事

解石帆

漕船軍費。每年額設銀一千零一十兩六錢。院允豁免。今奉通查。各犯委已人銷物故。旣無產業之可搜。卽今巢卵池魚。終亦縲縶之非罪。况恩詔蠲除。敷天共沐。卽近在崇禎三年以前。尙沾浩蕩。豈事經三十

餘年之遠獨靳恩膏又查同招之徐照亦與思寅並擬遣戍先年已蒙卹宥則思寅之家屬得邀一視可知而擬徒劉七孫等之家屬又可知矣銷訟允宜

通海

查獲通海人犯事

李心水

審得孫十一者乃台之松門衛丁而居寧開飯店者也夫借店糊口者每逢客過則賃囊牽招其舉動猶倚門妓耳獨當海警戒嚴而賓至必擇暫作迎門之吠犬此亦十一所宜爲意外之防也奈何以通逆之游坤陽輩而亦主于其家以此累及十一詎非林魚

之殃但閱鄞縣招詞云樓中了無長物惟數客徘徊樓畔今召十一面詰與縣審略同夫十一隨父寄寧已廿五載想首丘之歸當指寧不指台何樂乎勾引外賊以殘墳墓而毀廬井也若云來歷不詢謬主匪人則以一載囹圄之苦償一日居停之誤十一之罪止此矣合無依鄞縣所擬從輕改杖今而後過我門而不入我室十一無憾焉且標而出諸大門外矣

捉獲海寇事

審得陳可權袁大秀俱鄞民也今讀張知府審詞業被擄有日報擄有人矣至擄而逃逃而獲令巡司熟

于計當慨然解籠耳。然外寇之洶洶方熾，則貳員所
萬不敢出也。茲提可權等對質，謂囚首賊中者幾及
一月，適于七月廿三暴雨淋漓，咫尺晦暝，于是大秀
以一鼓先登，可權以二鼓繼之，蓋掩口惟恐出聲而
舉足，猶防露影戰戰兢兢之狀。兩人描摹如畫，然未
敢遽爾狂奔也。迨天色微曙，携手移步，方歡然有更
生之慶，不意又爲鄉兵胡和尚獲也。今召胡和尚詰
之，云手無寸刃，止徒步耳。殺人以槌與刃，今并槌而
無何說刃也。且自張知府審質時，兩人日赴公庭，嗚
鳴泣訴，若中情怯乎。已捷足先奔矣。陳可權袁大秀
之擬杖，非曰兩人有罪焉，亦以當行道而斃者之一
厄可也。

覆審得陳可權等一案，業經再駁矣。今提胡和尚等
再質，止云手無寸刃耳。夫鷹之搏物也，以爪；虎之噬
人也，以牙；若爪牙咸去，一雀鷄困之一網，狗制之耳。
夫器械兩人之牙爪也，牙爪不設，意欲何爲？蓋同黨
則入舟，惟恐不深；而異已則上岸，惟恐不迅。兩人情
事止此矣。至兩人上岸，原無成約，乘便而奔者，乃不
期而會耳。然無翼而飛，兩人旣所不能，而我能奔彼
亦能追，當日潛踪僻所，是亦貓鼠避之說也。若和

尚等手擒二犯。非以搜匿得。談笑拱揖之下。如客行者。子東我西。適相湊于中途耳。去賊已遠。固無就縛求救事。而若云格鬪。則存空拳。若云鼠伏。則已縱步。此兩人與胡和尚。供吐若合符券。而所當解網者也。

拏獲叛犯事

審得樂清縣人蔡國京。乃遇害蔡來源子也。先因來源捕魚爲生。往來溫寧間。而寧人許綠野。其牙行也。當國京垂髫時。曾携至綠野家。且握其髮而撫之。日數年後。其代我貿易于此。未幾。隨來源偕歸。而于崇禎六年。後携國京并同伴九人。捕魚海中。不知賊舟。

潛泊韭山者。且視若輩爲魚。而懸網待之也。時來源等乘風破浪。方擊楫興歌。而忽見張弓叩刃。呼風尾後者。則韭山之賊至矣。于是九人并來源皆垂首就戮。獨釋國京不殺。蓋貪其壯。而欲奴隸之也。適諸賊入犯。逼國京汲水。遂棄桶溪邊。狂奔大嶺山而已。爲我兵林永茂等所縛矣。茲閱叅府解批。與前道臺審語。若合符節。而顧以覓巢之舊燕。久作繫籠之困鳥。嗟乎。冤哉。今召綠野詰之。則云來源。故人也。未幾見兮。突而弁兮。雖國京稚齒已壯。而追談往事。有同列眉。且國京朴訥。後生耳。每一啓口。則雙淚垂頰。蓋痛

伊父之慘死。傷我生之不辰也。吾不忍其般。鯨若無罪而就死地。職曰。舍之憲臺。亦必曰。舍之矣。况幽囚一載。形銷骨立。夜臺滋味。諒不殊斯所當。亟爲開籠。而無使哀哀。年少行就塵土也。

泣救冤民事

審得奉化人袁可功。真善識酒中趣者也。夫可功之家。徒四壁立耳。奈何以周京酒肆爲家。釀而不醉。無歸。彼京之戀。戀蠅頭者。肯爲武媼折券乎。此所以索逋不獲。而稟捕差拘也。時可功心急。申首任天會會。欠糧銀三錢。可償酒逋。而於初九離奉化。於十二抵

舟山。乃道經酒肆。而熱涎垂地者。又不覺爲猩猩之戀矣。此跟踉入城。有以來。旁觀之疑端也。適寇警方殷。正在盤詰于。是不以市中之醉人爲瑞。而以城中之醉人爲奸。無怪其疑而執執而拷。而何可功滿口招承。幾爲醉夢中。嚙語乎。今召周京董禮。細詰則若呈官若差拘。俱鑿鑿可據。且讀秦府原招。謂可功入黨。實于崇禎四年。而京則謂數年間。正其戀。鮑伊店苦于驅蠅之不去者也。則可活此酒徒矣。今而後若再爲一卮之耽。則請以今日之事。當一酒箴。而有不捐觴毀甕。恨儀狄之殺人。怨杜康之害我者。非夫也。

杖之以戒酒過。

出巡事

審得林洪之以辟擬。不過因買票一事。坐以蔡三老羽翼耳。茲再四提督實。係舵工夫。無票則死于海。嘗諸賊之手。刃而有票則又死于市。罹法官之筆。非懼洪之進退維谷也。今嗚嗚伏地。鬚髮蒼然。况同舟諸人。半赴夜臺。獨洪奄奄白日耳。犴穴之伶仃無偶。故園之逍遙有限。悲昔嘆日長。今嗟晷短矣。改杖非縱合候憲裁。

海賊潛入內地等事

審得柯車之流落台鄉也。十年前其主移客以海禁沒官。貧丐不歸。備食于陳行北之家。五年於茲矣。某月日偕陳景新等七人。駕陳大恒船出海。泊擔門山。繫纜適盜殷大王突至。以格鬪殺陳。見初等二人。餘俱被擄。各家聞難。于某月日共湊銀若干。付陳行吾出海取贖。比至。則盜聞官兵兩路合勦。遂棄諸人于竹筍園山廟中。揚帆鼠竄。柯車等因是得附舟歸家。踪跡顯露。遂為遊府所緝。此輩以海為田。因漁為命。金清一港連艘四百。有漁稅必有漁船。有漁船必有被擄。其間往而不返。如陳見初。陳汝寧。決脰屠腸者。

不知幾何風波之民走死地如鷲入虎穴終陷虎口
迎潮篝火日徼幸于盜之不來若候伺驪龍之睡竊
其珠而得免者幾希被擄之後愚民不知邊海法律
往往鬻妻賣子飛舩取贖為蟬蛸而延午息奠魂魄
亦返家鄉耳既羅海禁法網難逃但嚴刑遍詆實無
酒米通洋斷髮死屍顯是絕其歸路如刑亂從重借
一儆百肅清海宇則各犯宜從駢首之誅如被擄與
接濟不同救死與通洋尚異憫其離海無生入海必
死則一面洪恩矜疑在上非本職所敢擅輕也伏候
憲裁

又
審得嚴橫等八名同係閩人其始為風波之民或因
盜報或因盜募以同鄉二里之故轉相招致聯舩抵
敵鼓棹揚波商漁莫敢必其旦夕之命上下寧台溫
望之如鳥鴻往來卽之如鼉鼉出没天喪其魄一旦
犁沉陣覆同黨自供口口指實微獨包紅執刃逃水
換衣當日情事歷歷逼真卽如孺子郭一全一手指
定嚴橫等俯首無辭以是正海賊之誅令洋波揚息
駢斬又何疑焉就中惟郭一全年纏十四與賊同舖
不及一月雖被擄不盡可知然非係被擄亦係被誘

同舟無父母兄弟親戚豈遂鯨鯢之種實傷鯢鱗之
生數其年嬰齒以上按其時月計無多即使摧蛇盡
聽何妨祝網開羅至陳韶亂等一十三人被擄打票
事與接濟不同細審當日實係同時被擄取贖布襖
鞋襪等件以是為續命之膏延喘之藥非資賊之所
無利賊之所有有心接濟亦非軍器硝磺酒米等件
利賊之利而因以為害者比也自十一月十八日至
二十三日中間被擄不過數日嚴究並無餘贓事同
違禁匪枉匪縱其他已經審結李升高等十六人乞
貸無路老稚居多殘年餓喘既蒙恩極應即給文放

釋。

前案

覆審得正賊嚴橫等八名冥息遊魂馮波起立海上
往來商販供就刀俎付之洪濤者不知凡幾一日生
擒陣獲貫總連纓纍纍于烏沙門之捷此天奪其魄
數于焉盡者也即其魘頭哭目鱷無善族鴉有同音
非里君出入之群即姻黨相招之侶以械則執鬪以
獲則成擒往者皆既午之蜉蝣來者亦新生之蠶賊
聯鯨抵敵武夫力而拘諸原尙安得以漁衣為贖命
之膏以被擄為求生之路乎駢首就誅理無可說但

內中郭一全年終十四。蚩蚩者何所知。生猶乳臭。死尚穀音。雖與賊同舖。給佐使令。然非誘則擄。察其情詞哀惻。非秦舞陽十三。殺人目不定。瞬者也。至如接濟賊犯。陳韶亂等一十三人。以爲接濟。則與賊何殊。然各犯一一供吐。殺傷同類。已非一人。攜帶幼男。同時被擄。所遺鞋襪等。賊實因打票取救。一時愚夫冒昧。比于無知人。井云云。旣蒙恩拯。應卽釋放。

塘報賊情事

台州王浴青司理

沈廷秀臨陣投誠。前獻以爲勢窮所致。與傾心向化者不同。茲職再四研鞫。廷秀泣辯。嗚嗚謂被逆賊擒

縛七晝夜。脫投胡弁。願爲向導。此其情之可矜者。聞此泣命之呼。合當予以更生之路。蓋以倒戈而降。較之對壘以獲者。情事原有分別。至奉新令諱諱。每以招携懷叛爲首務。蔡民卽吾民。旣來則安。奚事窮其真僞。以塞向化歸誠之路哉。卑職實從招徠起見。非有私於廷秀。而爲理屈稱寃也。况與王進仁王五等歸同順。同當皆待以不死。何獨致嚴於廷秀。令其有向隅之泣乎。似應一體安插。恩出憲臺。非卑職所敢擅便也。

卷之三十一

匪逃

援救超釋二命事

趙五紘

審得王炳等一案屢經詳請未蒙批示蓋以事關東
 人理宜慎重而撫憲又有咨部請示之批是以不敢
 輕釋但是否東人須經督捕審過始明督捕之審須
 經主子識認始明據王來福呈詞又取有甘結先係
 投募後又逐出王來福已不認主子矣查督捕司呈
 堂云若係募民即行釋放查明咨部督捕堂咨院亦
 云若不係王來福家人即行釋放回咨結案是部中
 來文一面釋放一面回咨非必待咨明然後釋放也

資治新考卷十二

三

其仍欲咨部者。所以銷號件。其卽行釋放者。所以恤
滿囚原。又極分明也。今咨部業已一年。誠恐督捕堂
司查照原案。謂二犯已經釋放。不發回文。恐待繫繫
俘將。終爲獄燐矣。聖明之朝。草不咸若。匹天冤繫
上于天和。况二犯無辜。實由錯誤者。哉。合無呈詳憲
臺。電閣督捕原文。呈請裁酌。不獨二命甦生。而憲件
亦可早結矣。

左道

斬亂事

李心水

審得原任通判韓廷誥者。鼠嚙再戢。蠱毒旋肆。其以
白蓮教告。已兩見矣。當憲臺發審時。伊僕韓福。卽氣
喘膽喪。不寒而慄。曰。家主敎我。問誰教韓通判。而授
以姓名。則韓正也。今提正公庭。與被呈諸人對質。皆
氓之蚩蚩。勤百畝於十指上者。廷誥虎而正。俚每導
之。鬻割此輩。如其不與。則遽思嚙人。止緣家罄。擄蒲
遂以獵人爲事。惟願其一擲得盧。卽是諸人安枕時
也。今問白蓮教。果有據乎。廷誥則云。得之耳聞。干証

何人事實安據說鬼說夢口吐蓮花者廷誥也而反欲誣人以白蓮子韓正韓福擬徒張廷誥擬罰

串燒罔法事

邳縣人曹元乃妖道王法師之徒而慈谿縣人錢德又元弟子也先因王法師流寓慈水建立無念社會乃率先擁戴推爲一佛出世者則元與德也于是設壇聚會各歸元堂非其命中人不得廁足焉初相崇奉者猶愚男子耳未幾少女艾婦絡繹奔趨一人歸元堂則如重闕秘扁之不可復詰而聚以暮散以曉矣甚至棄產賣宅從如歸市則堂之外所建又十數

壇而壇之內所聚又百餘人矣噫此殆不必亦其巔黃其中而爲亂者也時慈谿縣素聞其名方捕獲以絕亂源不謂渾身是膽之曹元乃敢毅然訴憲也尤怪該縣審解後案已如山尚有慈谿里逋邵朱等定海里逋曹徐貝等皆挺身代辯噫此豈元等之護法與則皆飲狂藥而未醒者也問以會講經乎會聚男婦于一室而夜集曉散乎皆不能措詞矣涓涓不絕遂成江河東首之前車可鑒也曹元錢德應發口外爲民王法師仍行嚴緝

妖術事

審得王胤祥者。乃王貞軾兒。而張氏則胤祥婦。貞軾
嫂也。先因貞軾以童生赴府。屢考不錄。未免以嫂不
為炊者。與蕪季子餓腹之歎。此所以憤懣成疾。痴癩
時發也。今具呈控縣。豈曰無因。但不合曰之死而生
業非一次。又不合以怒嫂者。移怒于兒。而忽云仗術
殘命。且附一結于詞後。以所求觀音籤為証。其媿媿
強解者。半版諧半。軋苗乎。乃爾所惡于智者。為其罪
也。此子以解籤之法。移而解文。無怪乎屢別荆山而
遭黃堂之按劍也。

地方事

秦瑞寰

審得施伯亭。遭無父之教。編卦運宗。妖妄特甚。呼
引類幾令舉國如狂。惑世誑民法。宜投之有北。但念
情無謀逆跡。非妖淫。始終為邀福所悞。猶可矜也。併
為從曹道生一體釋放。歸農取結。附卷。

妖僧惑眾等事

台州王浴青
司李

審得妖僧某者。由異域入中國。因其自名羅漢。愚夫
不察。遂儼然以羅漢事之。更可異者。以男子而作婦
聲。不但真偽不分。亦且雌雄莫辨。侈口造訛。罔上惑
眾。當此

功令森嚴之日。乃敢窩隱逃人。招携無藉。聲言欲往
資台祈書。卷十二

朝南海到處索兵護送於是兵仗森然儼若滿洲一
貴介矣道路傳訛之口不但尊爲羅漢又且目爲崇
姑始知女音之作初非無故而然也若非撫憲秦拿
以國法將來爲崇爲毒正不知作何底止豈肯僅
以羅漢終其號哉茲奉

明旨嚴究刑訊之下始吐真名聽言語則滿口漢音
問照身則並無一字佛氏之真詮未解山鬼之伎倆
全無其所恃以惑衆者惟此一種似男非男似女非
女之妖態耳愚民易惑于狀一音甚至舍身獲從者
幾同歸市詎非咄咄怪事哉其隨從之某某俱係某

旗下逃人由是推之是以一妖僧而匿三逃人矣左
道不足繼之以隱匿東人且一匿不已而至再再匿
不已而至三是何其撲火如蛾而走死者驚也今以
一身難坐數辟始依妖言惑衆律擬斬某某等各榜
不應先逃解歸本旗不到某嚴緝另結

詐僞一私刊假印類

出巡事

李映碧

覆審得桑成壁之雕印騙銀也止以空頭白紙出自
伊父而欲假死父以脫生子耳善乎陳知府之言曰
空紙用印必字在印上今驗係墨上硃而成壁何以

自解善乎黃推官之言曰昌國所印文斜曲而疎既
紋畫不符其為黃蠟所刻明甚而成壁又何以自解
以數字之雕鏤而百三十金之攫有同掃葉其從空
虛入者幾欲盜空空兒妙手而用之而一搏不中能
為乘風之遠逝否也按律擬斬何說之辭嗟乎手之
作孽也嫁禍于頸成壁其有悔心乎

捉獲假印事

陳卧子

繆棟十顛越不恭劓劓作偽私雕縣篆詎納糧銀至
五十餘兩之正供盡飽奸蠹推是心也直可暗盜銅
章而驟移金穴矣乃鬼魅之奸猝難掩雷霆之擊道

縣官閉戶一按則折角之印宛在囊中私開之單洞
如觀火矧覆刻相同欲卸之已死之王萬一而手腕
其能易耶律斬當辜

假印殃民事

倪伯屏

審得房榮乃靖安縣革役常兵稔熟衙門者也有建
昌案盜彭勝六勝七逃匿靖安因行關提縣差徐正
續差徐貴張華俱未拿獲榮憾勝六曾竊其母舅之
猪欲探虎穴以見功遂自標硃票一張仍寫徐正名
而以已名副之又將紫石雕本縣印文鈐蓋持票行
拘至陽河遇王太催糧回拉之偕往給以票為黃王

簿所發太信爲真。而勝六勝七果就擒矣。盜戚熊月
七認是僞票。當卽收藏。今年二月十六日。首縣驗明
將榮監禁。方在根究。適三月廿四日。余仕伍趨余五
五遷居。五不從。仕五忿揭房瓦椽上之石篆。宛然
也。縣訊五五供其妻閔氏與榮通。五五住樓下。榮居
樓上。閔氏幼女蘭秀親見其持石在手。此證之最確
者。榮覆刻無異。甘心伏辜。此供之最實者。駁查惟致
詳于五五。夥奸王太朋詐。今反覆推求。若五五知情
僞篆。應貯之笥中矣。何以榮自置椽上。非懼他人知
見乎。其同居不同謀可知。若榮果騙財。宜得財縱放。

而勝六勝七何以並執送官。二兩八錢之賊。榮尚訴
爲懸坐。又安從及太耶。當日同行實緣偶值。且謂擒
盜可邀上賞耳。固知天之巧于敗奸也。假票先紫其
身。俾無脫網。假印旋出其屋。更無展詞。蚤露或縱之
逋。逃需遲則投之水火。而犯與證。湊候與事符。尤異
者。毀瓦之人卽發覆之人。不然梁間卷石。其誰見之
非人也。天也。乃榮猶辯質爲木石。文係描摹。行使初
無幾時。擒捕又屬真盜。似有例可引。其如新條之罔
赦。何亦難徑爲之求生矣。合仍論斬。王太擬杖。彭勝

六聽縣案另詳。

詐僞二 私鑄假錢類

私造錢事

彭九十五等以農戶而操國權釋菑奮而行鼓鑄彼其居在長源係三邑接壤犬牙形隘倚窟穴之難窺鷺眼價輕誘市墟而廣布官錢壅而商貨虧矣賴舖行公稟縣幕密擒鑪錘橐鑰之具存主匠行使之齊獲潘大其操作之精者一以貪賈禍一以技殺身彼遣配已伏其辜二犯何辭駢絞

詐僞三 私煎假銀類

煎偽徐害事

蘭谿縣令李滄葦 諱振宜泰興人

審得楊春之首假銀詞曰畏株察春與葉翠宇風馬無及得無藉公呈以快私忿耶然翠宇是非銀匠肯地傾煎恐紅鏹亦未必無贖鼎耳念原銀無據姑免擬

土豪事

淳安邑宰張梅菴 諱一魁二韓人

審得舒良甫性同蛇蝎心比豺狼其為道路側目不啻南山之白額長橋之巨鱗也各款姑置勿論即其素手擅造朱提黑心變亂白鏹贗鼎之行毒流遠邇彌銅之號豈屬虛傳遂使貧賤小民人人飲恨以至斗粟尺布在在受虧只此一端已難逃於國法况有

寓盜詐銀種種不法之事乎按律定罪合仍原擬

燒丹惑眾事

蘭谿 趙松濤 四川人

審得低銀之禁嚴飭已久何得復有張十八其人慣
傾色鏹假冒真紋致來地方之首雖傾銀與燒丹有
別驗係入色亦非全假但惡其為術太工使低鏹與
真紋無異卒急不能辨之間色奪朱鄭聲亂樂惡其
似也仗而逐之以為厲亂真之戒

忤逆

殺母太變事

開封 席竺來 陝西人

胡之甲德門敗類身列膠庠棄天倫於弗顧據繼母

某氏哀細實堪髮指且無誦讓產奪資毆母致跌之
虛實但以纓仁戴義之士而令其母匍匐公庭嗚鼓
攻罪尚有面日立於園橋而與同儕相向乎雖日從
來繼母盡有短長而粗知禮義者且知倫分所關逆
來順受况之甲出自宦門躬親儒教者哉法宜申革
姑令改過自新罰濬泮池時往湔洗其過

忤殺事

南昌 李映碧 興化人

審得婦人之善妬也皆以妬生聞而今忽有妬死者

則李文繼妻藍氏是夫文前妻趙氏婉順惜中天耳
藍氏庭謁舅姑後命謁趙氏凶靈則矯首而不拜且

本佳忌
死為如
婦別開

出詿譽之詞。嗟乎趙氏往矣。未聞陽世之寵。幸移八
夜臺。即口妬為恒情。當為將來之婢妾計耳。不干來
者是拒。而為往者之追。亦太苛矣。乃今節屆清明。群
奠。亾靈獨擯。出趙氏之靈。使不得與于受饗之列。爭
之不足。繼以咆哮。甚至誅舅姑。肇夫婿。又甚至拋其
三月之子于地。毆擊踐踏。以洩毒憤。悍哉。放而不祀。
是女中之葛伯也。故鄰里有忤殺之控。亦曰為其殺
是童子而征之。猶幸此子為妬婦子。而前妻未有遺
雛。若以趙氏一塊肉。而遇此藍而鬼其吞咀。又作何
狀。合令舅姑執杖。痛加箠楚於公庭。仍杖贖。以儆其

後

殺母異變事

蘭翁趙松濤諱澗
大尹四川人

審得胡氏之以殺母控朱仁也。其訟不始于缺膳之
日。而始于爭繼之年。子有應繼之實。母無鍾愛之心。
據族眾公議。而強立之。苟非會閱之孝。求其上格。母
心而使內外無間也。亦難矣。况仁不善事。母而更不
善。事其母之兄弟者乎。但使仁有缺膳。毆親之實。胡
鄰里宗族不行公討。而代為聲罪者。獨出涇陽一姓
乎。其間情事。不問可知。清官難斷家事。誠有不必斷
者在也。朱仁不盡子職。致母出詞。杖之以全大倫。兼

松濤先
生治蘭
人載與
設彙于
楷平得
稿最遲

資治彙書卷十二

聖

可謂後
聚居上

戒其後若欲執此無據之詞欲黜現在承祧者而別
繼他子不特官無是法亦恐民無是情也

犯上

滅祖殺叔事

張梅菴

審得棠芾之樹後人勿剪路馬加敬齒者有誅蓋敬
其人則并敬其物也況於祖遺守墓之僕而可盜賣
之乎胡族司空莊懿公遺有臧獲二人世守公塚族
衆罔敢私役此亦惟蓋之仁也何物胡其耀獨據僕
男益兒且擅賣之無論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且將來
石卧麒麟塚眠狐狸其誰為看守者生員胡宗明申

義呵責禮也奈何令伊子德尊蔑分而橫毆之哉是
父是子不獨名門之敗類亦人羣之構机矣分別杖
之益兒着備原價贖回仍聽守墓

逆祖殺兄滅倫大變事

審得胡氏為青溪右族子姓極繁族有胡學仁娶婢
為妻有乖倫理樵青雖韻難配志和朝雲縱佳豈求
蕪子似此菲葑之采詎勝蘋蘩之任乎新春携之入
祠告之宗廟曰婦稱之同宗曰妻不料以名號不順
同族尊幼羣起而攻之原生胡爾藻詞議侃侃學仁
不知自愧而反攘臂相加其為肆橫可知矣伊婦貶
資台新書卷十二

咄咄胡
生何幸
得此高
氏

為妾不許入祠杖學知為犯上者戒。

直陳知縣激變事以下犯汀州趙我唯諱餘杭人

看得軍館快役陳俊等與本府捕役葉美藍榮皆奉署府沈丞之票往寧催糧而藍榮之票倩同役方順代行夫青衣追呼但當書行勾攝奈何角樓之銀漏沉沉而城下之狂呼烈烈也維時寧武多警魚鱗方嚴忽有使酒闖閤者至令尹於是乎無恕詞矣迨葉美先奔後順兩責而後列名以報曰吾府役陳俊藍榮也寧令於是乎以門禁夜呼申文報館矣居無何而新守蒞汀忽聞有諸軍索糧之帖揭諸通衢卑職

欲消於未形即進汀衛指揮劉霖而問之則曰荷戈

之流時方散處摩肩偶語曾莫之見彼匿名誦帖意

者其假虎而駕駁者耶未幾而寧令謂守將出大門

則洶然鼓譟矣其隨從輿臺或身負毆傷或抱頭驚

竄致河陽香令子立徬徨不亦僅見之變哉維時觀

者如堵職等聞譁急出嚴諭遍索其人則蹙然散矣

追詢之門息吳松而後知陳俊方順葉美等實為禍

始此府館之所先經責禁者也復探之輿論而後知

余三陳憲賴魁寔為叻陣焉此卑職之所續獲禁夜

者也今據陳俊口供則俊與順寔以受責之故倡首

報怨而棄美陳憲及白役余三皆以狐兔之傷同殿
寧役雷震者至於賴魁雖未助力乃云我輩規矩殊
不可壞故從旁鼓舞噫若輩之規矩不可壞而縣令
規矩顧可壞歟要之于令初不知俊等為府館人役
而責之於先沈丞初不知俊等有報怨之謀而治之
於後兩賢豈相厄哉若曰軍寔為之則不獨府館所
當下責禁者無之即陳俊等之口供亦無之也不獨
指揮門皂所目擊者無之即陳憲等疊疊之訴詞亦
無之也是役也爭始於下其流及上泯於無迹復於
無言是在憲恩之調護而卑職據實詳報可矢天日

不敢有一毫偏護於其間也

察究事

審得府役陳俊等之報怨辱令也以上下兩字橫豎
胸中而因以決上下之防者也當陳俊方順手握郡
牌昂然下縣其目中固已氣吞雲夢矣獨不曰星橫
午夜非追呼之時鳴拆由城非叫囂之地乎况寇讐
震隣嚴關戒肅而使酒排闥不即痛懲何以固城池
而弭奸宄此門禁夜呼一申卑職正以此規該令之
風力而不意竟以此櫻若曹之蜂蠆也以為吾上役
也乃為下吏所撻則向後之威損矣於是令方修謂

細柳遺
風詎可
兼殺

以賦體
為讞詞
炳然

而俊等即修怨。嗾然以譁者。俊等怒也。漣然四奔者。縣役竄也。漂然流血者。寧役雷震被毆也。不然延圻者。于令之無與無從而逗遛賓館也。以此言變。變莫大焉。以此言辱。辱莫甚焉。而要以陳俊方順倡之。葉美等佐之。賴魁復從而從。憑之。此不特門隸吳松當下。目擊即俊等口供亦和盤托出矣。陳俊方順挾怨辱官合擬城旦。葉美余三陳憲攘臂助陣。合與從守鼓舞之。賴魁倩人行票之。藍榮分別杖治。

坑官

欺君隱稅事

淳安縣令張梅菴諱一魁三韓人

審得陳光葉篤驚不馴之民。且恃兩子為青衿。所謂夜郎王者。不知幾許大矣。去冬張仁控其隱稅事之虛實。雖不可知。然不妨赴庭一質。而無如其堅匿不出也。及肆赦之後。仁復控之。其不出猶故也。生員吳達經以逃差控之。而不出。又猶故也。本縣雖無破柱之威。頗饒強項之性。匿之愈堅。提之愈力。未幾而項正等又以毆差控矣。夫百里長奉。朝廷之法。不犯則已。苟有所犯。則片檄勾提。孰敢不束身階下。區區

蠹頑乃敢刁橫若此姑置隱稅逃役毆差於不論試
問官可抗乎捕可拒乎有縣令提一部民抗違不從
而遂已乎不大創之則官長之令不行而三尺之法
亦可廢矣因諸青衿匍伏乞憐姑從寬政幸矣罰造
浮橋船二隻限半月完工以竣事之疾徐驗悔過之
勇懈不則三尺尚在不難以寬於前者繩其後也

日
月
問
記

